青年叢書之一

至情錄

辛未書月胥





至情錄

至情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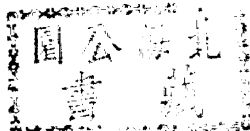
前編

目次

少年筆耕



敘利亞(Giulio)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膚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



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並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敍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敍利亞素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只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

子的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敍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起來悄悄地著好衣裳，躡着腳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敍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腳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是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只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眞高興，拍着敍利亞的肩說：

「喂！敍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敍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爲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去做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敍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曾知道。只有一次，父親在食晚餐時說：『眞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敍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敍利亞因爲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磕睡。有一夜，敍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夫！』父親拍着手叫說。敍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敍利亞，你眞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敍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是不能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敍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咿呀！還是再接續做罷！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罷。』父親又接着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只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敍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敍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但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敍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敍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是還好，因爲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祇是短短地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敍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敍利亞說：

『敍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地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把命拚着呢!你竟甚麽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敍利亞噙淚叫着說正要想把經過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自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爲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敍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重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着說:

『咿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罷。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來補報罷。校課原是非用功使他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爲此子太不忠實是無甚

麼希望的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敍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夜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眞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如果睡着不起，就是避了自己的義務，把家裏的錢偸用了兩角的樣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爲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罷。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敍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說：

『敍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敍利亞不知甚麼了，你看看他臉色的青——敍利亞！你甚麼了嗎？』說時現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把眼向敍利亞一瞟：『卽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

候，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爲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這樣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敍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的人了！『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能不再欺瞞你了。只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眞決心了！』

敍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到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母親怎樣喫驚啊，並且！

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疊起，弄得敍利亞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重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祇時時聽到遠犬的吠聲罷了，敍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册落地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敍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只是釘住樣地立在那里不動。

敍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着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你要原恕我！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眞對不起了你了！快來！』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只管那樣地責駡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敍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他睡倒了，替他整好枕子，蓋上棉被。

敍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快去睡罷！』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攜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敍利亞因爲疲勞已極，就睡去了。數月以來，至今纔得安眠，夢魂爲之一

快。醒來朝日已高，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了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裏熟睡哩。

——轉載愛的教育——

題愛日堂

明 方孝孺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堂上衰親雪滿顛，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汝鞭，（羲和是御日之神）高堂一日如千年！

爸爸的看護者

正當三月中旬，春雨緜緜的一個早晨，有一鄉下少年滿身沾透了泥水，一手抱了替換用的衣包，到了耐普爾斯市某著名的病院門口，把一封信遞給管門的，說要會他新近入院的父親。少年生着圓臉孔，面色青黑，眼中好像

在沈思着甚麽厚厚的兩脣間，露出雪白的牙齒。他父親去年離了本國到法蘭西去做工，前日歸到意大利在耐普爾斯登陸後，忽然患病，遂進了這病院，一面寫信給他的妻告訴她自己已經囘國，及因病入院的事。妻得信後雖很躭心，但因有一子正在病着，還有着乳下的小兒，不能分身，不得已叫長子到耐普爾斯來探望父親，——家裏都稱爲爸爸——少年是天明動身，步行了三十里的長途，纔到了這哩的。

管門的把信大略瞥了一眼，就叫了一個看護婦來，託她領了少年進去。

『你父親叫甚麽名氏？』看護婦問。

少年恐病人已有了變故，一壁暗地焦急狐疑，一壁震慄着說出他父親的姓名來。

看護婦一時記不起他所說的姓氏，再問：

『是從外國囘來的老年職工嗎？』

『是的，職工呢原是職工，老是未十分老的，新近才從外國囘來哩。』少年說時越加躭心。

『幾時入院的?』

『五日以前。』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說。

看護婦暫時記憶了一會,突然好像記起了的樣子,說:『是了,是了,在第四號病室中一直那面的牀位裏。』

『病得很利害嗎?怎樣?』少年焦急了問。

看護婦目注視着少年,不回答他,但說:『跟了我來!』

少年跟看護婦上了樓梯,到了長廊盡處一間很大的病室裏,其中病牀分左右二排列着。『請進來』看護婦說。少年鼓着勇氣進去,但見左右的病人都青了臉,骨瘦如柴地臥着。有的閉着眼,有的向上凝視,又有小孩似地在那裏哭泣的。薄暗的室中充滿了藥氣,兩個看護婦拿了瓶匆忙地東西循環走着。

到了室的一隅,看護婦立住在病牀的前面,扯開了牀幕,說:『就是這里』。

少年哭了出來,急把衣包放下,將臉靠近病人的肩頭,一手去握那露出在被外的手。病人只是不動。

少年起立了，看着病人的狀態，又哭泣起來。這時，病人忽然把眼張開，注視着少年，似乎有些知覺了，可是仍不開口。病人很瘦，看去幾乎已認不出是他的父親不是，鬚也白了，鬍鬚也長了，臉孔腫脹而青黑，好像皮膚要破裂似的。眼睛縮小了，嘴唇也加厚了，差不多全不像父親平日的像子，只有面孔的輪廓和眉間，還似乎有些像父親。呼吸已只有微微的一點。少年叫說：

『爸爸！爸爸！是我呢，不知道嗎？是西西洛（Cicilo）呢！母親自己不能來，叫我來迎接你的。請你向我看。你不知道嗎？說句話給我聽聽啊！』

病人對少年看了一會，又把眼閉攏了。

『爸爸！爸爸！你甚麼了？我就是你兒子西西洛啊！』

病人仍不動，只是苦苦地呼吸着。少年哭泣着把椅子拉了攏去坐着等待。眼睛牢牢地注視他父親。他想：『醫生想快來了，那時就可知道詳情罷。』一面又獨自悲哀地沈思，想起父親種種的事體來：去年送他下船，在船上分別的光景，他說賺了錢回來，全家一向很歡樂地等待着的情形，接到病信後的母親的悲愁，以及父親死去的狀態等，都一一想起，父親死後，母親穿了喪

服和一家哭泣的樣子，也在心中浮出了。正沈思間，覺有人用手輕輕地拍他的肩膊，驚去看時原來是看護婦。

『我父親甚麼了？』他很急地問。

『這是你的父親嗎？』看護婦親切地反問。

『是的，我來服伺他的。我父親患的甚麼病？』

『不要躭心，醫生就要來了。』她說着去了，別的也不說甚麼。

過了半點鐘，鈴聲一響，醫生和助手從室的那面來了，後面跟着兩個看護婦。醫生按了病牀的順序，一一地診察，費去了不少的功夫。醫生愈近攏來，西西洛覺得憂慮也愈重，終於診察到了鄰接的病牀了。醫生是個長身而背微屈的誠實的老人。西西洛不待醫生過來就立起了身。及醫生走到他身旁，他就哭起來了。醫生向他注視。

『這是這位病人的兒子，今天早晨從鄉下來的，』看護婦說。

醫生把一手搭在少年肩上，向病人俯伏了檢查脈膊，手摸頭額，又向看護婦問了經過狀況。

『也沒有甚麽特別變動，仍照前調理他就是了。』醫生對看護婦說。

『我父親怎樣？』少年鼓了勇氣，咽着淚問。

醫生又將手放在少年肩上：

『不要躭心！臉上發了丹毒了，雖是很利害，但還有希望。請你當心服伺他！有你在旁邊，眞是再好沒有了。』

『但是我和他說，他一些不明白呢。』少年呼吸急迫地說。

『就會明白罷，如果到了明天。總之，病是應該有救的，請不要傷心！』醫生安慰他說。

西西洛還有話想問，可是說不出來，醫生就走了。

從此，西西洛就一心服伺他爸爸的病了。別的原不會做，或是替病人整頓枕被，或是時常用手去摸病體，或是趕去蒼蠅，或是呻吟的時候，去看病人的臉上，看護婦送湯藥來時就取了調匙代爲灌餧。病人時時張眼看西西洛，可是好像仍不明白，不過每次注視他的時間，覺漸漸地長了些。起來西西洛用手帕遮住了眼哭泣的時候，病人總是凝視着他的。

這樣過去了一天，到了晚上，西西洛拿兩隻椅子在室隅拚着當牀睡了，天亮，就起來看護。這天病人的眼色，好像已有些省人事了，西西洛說種種安慰的話給病人聽，病人在眼中似乎露出感謝的神情來。有一次竟把口脣微動，好像要說甚麼話，暫時昏睡了去，忽又張開眼來查尋看護他的人。醫生來看過兩次，說覺得好了些了。傍晚西西洛將茶杯拿近病人口邊去的時候，那脣間已露出微微的笑影。於是西西洛自己也高興了些，和病人說種種的話，把母親的事情，姊妹們的事情，以及平日盼望爸爸回國的情形等都說給他聽，又用了深情的言語，勸慰病人。懂嗎？不。懂嗎？這樣自己疑怪的時候也有，但總繼續地和他說。病人雖不懂西西洛所說的話，似乎因樂聞西西洛的籠着深情含着眼淚的聲音，所以總是側耳聽着。

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都這樣過去了，病人的病勢才覺得好了一些，忽而又變壞起來，反覆不定。西西洛盡了心力服伺，看護婦雖每日兩次送麵包或乾酪來，也只略微喫些，就算除了病人以外，甚麼都如不見不聞。像患者之中突然有危篤的人了，看護婦深夜跑來，訪病的親友聚在一處痛哭等一切

病院中慘痛的光景，在他也竟不留意。每日每時，他只一心對着爸爸的病，無論是輕微的呻吟，或是病人的眼色略有變相，他都會心悸起來。有時覺得略有希望，可以安心，有時又覺得難免失望，如冷水澆心；左右使他陷入煩悶。

到了第五日病人忽然沈篤起來了，去問醫生，醫生也搖着頭表示難望有救，西西洛倒在椅上啜泣。可以使人寬心的是病人病雖轉重，似乎神志已清了許多。他熱心地看着西西洛，且露出歡悅的臉色來，不論藥物飲食，別人餧他，都不肯吃，除了西西洛。有時口唇也會動，似乎想說甚麼。西西洛當病人如此時，就去扳住他的手，很快活地這樣說：

『爸爸！好好地，就快全愈了！就要回到母親那裏去了！快了！好好地！』

這日下午四時光景，西西洛依舊在那裏獨自流淚，忽然聽見室的外側有足音。

『阿姐！再會！』同時又聽見這樣的話聲。這話聲使西西洛驚跳了起來，暫時勉强地把已在喉頭的叫聲抑住。

這時，一個手裏纏着繃帶的人走進室中來，後面有一個看護婦跟送着

他。西西洛立在那裏，發出尖銳的叫聲，那人回頭一看見西西洛，也叫了起來：

「西西洛！」一壁箭也似地飛近攏去。

西西洛倒伏在他父親的腕上，情不自遏地啜泣。

看護婦都圍集攏來，大家驚怪。西西洛仍是泣着。父親吻了兒子幾次，又注視了那病人：

「呀！西西洛！這是那裏說起！你錯到了別人那裏了！母親信來說已差西西洛到病院來了，等了你好久不來，我不知怎樣地躭憂啊！啊！西西洛你幾時來的？為甚麼會有這樣的錯誤？我已經全愈了，母親好嗎？孔賽德拉（Coucet-tella）呢？小寶寶呢？統怎樣？我現正在退院哩！大家回去罷！啊天啊誰知道竟有這樣的事！」

西西洛想說家裏的情形，可是竟說不出話。

「啊！快活！快活！我曾病得很危險了呢！」父親說了，不斷地吻着兒子，可是兒子只是立着不動。

「去罷！到夜還可趕到家裏呢。」說着，要想拉了兒子走，西西洛回視那

病人。

『甚麼?你不囘去嗎?』父親怪異了催促着。

西西洛又囘顧病人,病人也張大了眼注視着西西洛。這時,西西洛不覺從心坎裏流出這樣的話來:

『不是爸爸!請等我一等!我不能囘去!那個爸爸啊!我在這裏住了五日了,將他當作爸爸了的。我可憐他,你看他在那樣地看着我啊!甚麼都是我餧他喫的。他沒有我是不好的。他病得很危篤,請等待我一會,我無論如何,今日是不能囘去的,明日囘去罷,等我一等。我不能棄了他走,你看,他在那樣地看我呢!他不知是甚麼地方人,我走,他就要獨自一個人死在這里了!爸爸!暫時請讓我再留在這里啊!』

『好個勇敢的孩子!』周圍的人都齊聲說。

父親一時決定不下,看看兒子,又去看看那病人,問周圍的人:『這人是誰?』

『也是個同你一樣的鄉間人,新從外國囘來,恰和你同日進院的。送到

病院來的時候，已甚麼都不知道，話也不會說了。家裏的人大概都在遠處，他將你的兒子當着自己的兒子呢。』

病人仍是看着西西洛。

『那末，你留在這里罷。』父親向他兒子說。

『也不必留長久了呢。』看護婦低聲地說。

『留着罷！你眞親切！我先回去，好叫母親放心。這兩塊錢給你作零用。那末，再會！』說畢，吻了兒子的額，就出去了。

西西洛回到病牀旁邊。病人似乎就安心了。西西洛仍舊從事看護，哭是已經不哭了，熱心與忍耐仍不減於從前。遞藥呀，整理枕被呀，手去撫摸呀，用言語安慰他呀，從日到夜，一直陪侍在旁。到了次日，病人漸漸危篤，呻吟苦悶，熱度驟然加增。傍晚醫生來診，說今夜恐怕難過。西西洛越加注意，眼不離病人。病人也只管注視西西洛，時時動着口脣，像要說甚麼話。眼色有時也很和善，只是眼瞳漸漸縮小而且昏暗起來了。西西洛那夜徹夜服伺他，天將明的時候，看護婦來，一見病人的光景，急忙跑去。過了一會，助手就帶了看護婦來。

『已在斷氣了。』助手說。

西西洛去握病人的手，病人張開眼向西西洛看了一看，就把眼閉了。

這時，西西洛覺得病人在緊握他的手，喊叫着說『他緊握着我的手呢！』

助手俯身下去觀察病人，病人不久卽又仰起。

看護婦從壁上把耶穌的十字架像取來。

『死了！』西西洛叫着說。

『回去罷，你的事完了。你這樣的人是有神保護的，將來應得幸福，快回去罷！』助手說。

看護婦把窗上養着的堇花取下交給西西洛：

『沒有可以送你的東西，請拿了這花去當作病院的紀念罷！』

『謝謝！』西西洛一手接了花，一手拭眼。『但是我要走遠路呢，花要枯掉的。』說着將花分開了散在病牀四周：

『把這留了當作紀念罷！謝謝，阿姐！謝謝，先生！』又向着死者：

『再會！……』正出口時，忽然想到如何稱呼呢？躊躇了一會，那五日來

叫慣了的稱呼，不覺就脫口而出：

『再會！爸爸！』說着取了衣包，忍住了疲勞，倦倦地慢慢地出去。天已亮了。

——轉載愛的教育——

顯暉草齋　　清　劉獻廷

誰將堂上春，得比春日暉？日入光更出，親老無重歸。誰將人子心，得比庭前草？春風日日吹，草色年年好。

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囘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

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囘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為了喪事，一半為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囘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麽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囘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眞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

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眞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尙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脚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的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囘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去。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

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去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轉載朱佩絃著背影說集商務印書館——

寄子詩（一）

宋 人洪浩之父

熙甯中，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此寄之，浩卽日歸養。

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幃。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尙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寄子詩（二）

宋　人章嘉之父

宋章嘉官史院編修時，其父寄以詩，卽告歸侍養。

九十衰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雁北飛頻送目，夕陽西下幾顰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滿枝。

寄子詩（三）

明　吳敬夫

洪武中，錢塘吳懽官四川。其父敬夫作此寄之，遂歸。

劍閣陵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

回憶

天色漸漸的暗下來，瑛撿開了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著的沈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無力的背倚着牀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鐲子和玉鬢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父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勉强抬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母親不理她，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棹上的銀花插，是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不便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想也給你。』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盤繞圓莖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兒女，瑛，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卻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的談起賠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吃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譬不開。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

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而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圓圓滿滿的結束了。

這種無微不至的愛慈，瑛每一想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她決定請母親留下。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爲母親不住的催促，說她新居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强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偸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闌干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打電報……』她從車窗裏抬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她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則就可以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

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逼，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節錄冰心女士著第一次宴會——

憶母　　清　沈受宏

貧是儒家事，難安爲老親。遥憐負米客，長作倚閭人。夜織孤燈暗，朝梳白髮新。生兒亦何益，只是累艱辛！

小學生的日記

一　卡隆的母親

我囘到學校裏去，最初聽見的是一個惡消息，卡隆（Garrone）因母親大病，缺席了好幾天。終於他母親於前禮拜六那天逝世了。昨天早晨我們一走進敎室，先生對我們說：

『卡隆遭遇了莫大的不幸了！母親死去了！他明天大約要囘到學校裏來的，望你們大家同情於他的苦痛，他進敎室來的時候要親切丁寧地招呼安慰他，不許說戲言或向他笑！』

今天早晨卡隆略遲了一刻來了。我見了他，心裏好像塞住了甚麼。他臉孔瘦削了，眼睛紅紅地，兩腳顫悸着，似乎自己生了一個月的大病的樣子。全身換了黑服，差不多一眼認不出他是卡隆來。同學都屏了氣向他注視。他進了敎室以後，似乎記到了母親每日來接他，從椅子背後看他種種地注意他的情形，忍不住就哭了起來。先生攜他過去，將他貼在胸前：

『哭罷！哭罷！苦孩子！但是不要灰心！你母親已不在這世界了，但是，仍在照顧着你，仍在愛你，仍在你身旁呢。你會有時再與母親相見罷！因為你有着和母親一樣的正直的精神。啊！你要自己珍重啊！』

這樣說了，領他坐在我旁邊的位上。我不忍去看卡隆的臉孔。卡隆取出自己的日記簿和久不翻了的書來看，翻到前次母親送他來的時候折着作記的地方，又掩面哭泣起來。先生向我們使眼色，暫時不去理他，管自上課。我雖想對卡隆說句話，可是不知說甚麼好，只將手搭在卡隆肩上，低聲地這樣說：

『卡隆！不要哭了啊！』

卡隆不回答甚麼，只是在桌上伏倒了頭，把手加到我的肩上來。散課以後，大家都立着恭敬地集在他周圍。我因看見我母親來了，就跑過去想求撫抱。母親將我推開，只是看着卡隆。我莫名其妙，及見卡隆獨自立在那裏，默不作聲，悲哀地看着我，那神情好像在說：

『你有母親來抱你，我已不能夠了！你有母親，我已沒有了！』

我才悟到母親推開我的緣故，就不待母親攜我，自己出去了。

慈烏夜啼

唐 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汝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汝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清明行　　宋　胡時中

憶昔父母康健時，清明攜我上邱壠。如今清明我獨來，卻挈小兒拜先塚。搔首東風淚滿衣，江山雖是昔人非。兒曹問我悲何事，此意他年汝自知！

二　寇塞貝馬志尼

今天早晨，卡隆仍是蒼白了臉紅腫了眼來。我們當作唁禮替他堆在桌上的物品，他顧也不顧。先生另外拿了一本書來說是預備念給卡隆聽的。他先向我們通知說：明天要授與勳章給前次在濮河(Po)救起小孩的少年了，午後一時，大家到市政所去參觀禮拜一就作一篇參觀記當作這月的每月例話。通告畢，又向着那垂着頭的卡隆說：

『卡隆！今天請忍耐了把我以下所講的話和大家一齊筆記了。』我們都揑起筆來，先生就開始講：

『寇塞貝馬志尼（Giuseppo Mazzini）千八百五年生於熱那亞，千八百七十二年死於辟沙（Pisa）。是個偉大的愛國家，大文豪，又是意大利改革的先驅者。他爲愛國精神所驅，四十年中與貧苦奮鬪，甘受放逐迫害，寧爲亡命者，不肯變更自己的主義與決心。他非常愛敬母親，將自己高尚純潔的精神，全歸功於母親的感化。他的一個知友，喪了母親不勝哀痛，他貽書慰唁。以下所列的，就是他書中的原文。』

『朋友！你在這世已不能再見你的母親了。這實是可戰慄的事。我目前不忍看見你，因爲你現在正在誰都難免而且非超越不可的神聖的悲哀之中。「悲哀非超越不可，」你了解我這話嗎？在悲哀的一面，有不能改善我們的精神而反使之陷於柔弱卑屈的東西。我們對於悲哀的這一部分，當戰勝而超越他。悲哀的別一面有着使我們精神高尚偉大的東西。這部分是應該永遠保存，決不可棄去的。在這世界中最可愛

的莫過於母親，在這世界所給你的無論是悲哀或是喜悅之中，你都不會忘了你的母親罷。但是，你要紀念母親，敬愛母親，哀痛母親的死，不可辜負你母親的心。啊！朋友！試聽我言！死這東西是連瞭解都不可能的。生是生，是依從生命的法則的。而生命的法則就是進步。你昨日在這世有母親，你今日隨處有天使。凡是善良的東西，都有加增的能力，會做這世的生命，永不消滅。你母親的愛，不也是如此嗎？你母親要比以前更愛你啊！因此之故，你對於母親，也就有比前更重的責任了。你在他界能否與母親相會，完全要看你自己的行爲如何。所以，應因了愛慕母親的心情，愈改善自己，以安慰母親的靈魂。以後你無論行何事，常須自己反省：『這是否母親所喜的？』母親的死去，實替你在這世遺留了一個守護神。你從此以後一生的行事，都非和這守護神商量不可。要剛毅！要勇敢！和失望與憂愁奮鬬！在大苦惱之中維持精神的平靜！因爲這是母親所喜的。』

先生再斷續着說：

『卡隆！要剛毅！要平靜！這是你母親所喜的。懂了嗎？』

卡隆點頭。大粒的淚珠，簌簌地落下在手背上日記簿上，和桌上。

傷心　　　　清　袁　枚

傷心六十三除夕，都在慈親膝下過；今日慈親成永訣，又逢除夕恨如何！素琴將鼓光陰速，椒酒虛供涕淚多。只覺當初歡侍日，千金一刻總蹉跎！

三　鐵匠的兒子

是的，父親的話是眞的。我還心服着潑萊可西（Percossi）。不，心服這話，還不足表示我對於潑萊可西的心情。潑來可西，是鐵匠的兒子，就是那身體瘦弱，有着悲哀的眼光，膽子小小地向着人只說『原恕我，原恕我，』而卻很能用功的小孩。他父親酒醉囘來，據說常要無故地打他，把他的書和筆記簿丟擲的。他常在臉上帶了黑痕或靑痕到學校裏來，臉孔膨腫的時候也有，眼

睛哭紅的時候也有。雖然如此，他無論如何，總不說父親是打他的。『父親打過你了。』朋友這樣說的時候，他總立刻替父親包蔽說『這是沒有的事，這是沒有的事。』

有一天，先生看見他的作文簿被火燒損了一半了。對他說：『這不是你自己燒了的罷。』

『是的，我把他落下在火裏過了。』他回答。其實，這一定是他父親酒醉回來把桌子或洋燈蹴翻的緣故。

潑來可西的家族就住在我家屋頂的小閣上。門房時常將他們家裏的事情，告訴給我母親聽。雪爾維（Sylvia）姊姊有一日聽得潑來可西哭。那時據說是他向他父親乞買文法書的錢，父親把他從樓梯上蹴了下來哩。他父親一味喝酒，不務正業，一家皆爲飢餓所苦。潑來可西時常餓了肚皮到學校裏來，喫卡隆給他的麵包，一年級時教他過的那個戴赤羽的女先生，也曾給他蘋果喫過。可是他決不說『父親不給與食物』的話的。

他父親也曾到學校裏來過，臉色蒼白，兩腳抖抖的，一副怒容，髮長長地

垂在眼前，帽子是歪戴着的。潑來可西在街路一見父親：雖戰懼發震：可是就立刻走近前去。父親呢，並不顧着兒子，好似心裏另外在想着甚麼似的。

可憐！潑來可西把破的筆記補好了或是借了別人的書籍用着功。他把破了的襯衣用針貫牢了穿着，拖着太大的皮鞋，緊着長得至於拖到地的褲子；穿着太長的上衣，袖口高高地捲起到肱肘爲止：見了他那樣子，眞是可憐！雖然如此，却很勤勉，如果他在家裏能許他自由用功，必定可得善良的成績的。

今天早晨，他頰上帶了爪痕到學校裏來，大家見了，說：

「這是你父親罷，這次可不要再說「這是沒有的事」了。把你弄得這步田地的這一定是你父親。你可告訴校長先生去校長先生就會叫了你父親來替你說諭他的。」

潑來可西跳立起來，紅着臉，戰抖了怒聲說：「這是沒有的事，父親是不打我的。」

說雖如此，後來他究竟於上課時落淚在桌上。人去看他，他就把眼淚抑

住。可憐！他還要硬裝笑臉給人看呢！明天代洛西(Derossi)與可來(Corett)諦，耐利(Nelli)原定要到我家裏來的，打算約潑來可西一塊兒來。我想明天請他喫東西，給他書看，領他到家裏各處去玩，要回去的時候，把果物給他裝入袋裏帶去。那樣善良而勇敢的小孩，應該使他快樂快樂，至少一次也好。

——節錄愛的教育——

偶得　　清　趙翼

衮衮趨勢徒，乞憐權貴側；上壽千黃金，修贄雙白璧。猶恐未得當，屏息俟顏色；一笑非常榮，偶拂終夜蹙。使其將此心，事親供子職，但須十一二，大孝已莫及。何爲舍所生，去徇權勢赫？所得能幾何，奴顏婢其膝！

兩封信

一　爸爸的信

安利柯！（Enrico）你當你弟弟的先生來的時候，對於母親，說了非常失禮的話了！像那樣的事，不要再有第二次啊！我聽見你那話，心裏苦得好像針刺！我記得：數年前你病的時候，你母親恐怕你病不會好，終夜坐在你牀前數你的脈搏，算你的呼吸，躭心得至於啜泣，我以爲你母親要發瘋了，很是憂慮。一想到此，我對於你的將來有點恐怖起來，你會對了你這樣的母親說出那樣不該的話！眞是怪事！那是爲要救你一時的苦痛不惜捨去自己一年間的快樂，爲要救你生命不惜捨去自己生命的母親哩。

安利柯啊！你須記着！你在一生中，當然難免要嘗種種的艱苦，而其中最苦的一事，就是失了母親。你將來年紀大了，嘗徧了人世的辛苦，必有時候會幾千次地回憶你的母親來的。一分間也好，但求能再聽聽母親的聲音；只一次也好，但求再在母親的懷裏，作小兒樣的哭泣：像這樣的時候，必定會有的。那時，你憶起了對於亡母曾經給與種種苦痛的事來，不知要怎樣地流後悔之淚呢！這不是可悲的事嗎？你如果現在使母親痛心，你將終生受良心的責備罷！母親的優美慈愛的面影，將來在你眼裏，將成了悲痛的輕蔑的樣子，不

絕地使你的靈魂苦痛罷！

啊！安利柯！須知道親子之愛，是人間所有的感情中最神聖的東西，破壞這感情的人，實是世上最不幸的人。雖犯了殺人之罪，只要他是敬愛自己的母親的，其胸中還有美的貴的部分留着；無論如何有名的人，如果他是使母親哭泣，使母親苦痛的，那就眞是可鄙可賤的人物。所以，對於親生的母親，不該再說無禮的話，萬一一時不注意，把話說錯了，你該自己從心悔罪，投身於你母親的膝下，請求赦免的接吻，在你的額上拭去不孝的汚痕。我原愛着你，你在我原是最重要的珍寶，可是，你對於你母親如果不孝，我寧願還是沒有了你好。不要再走近我！不要來抱我！我現在沒有心來還抱你！

父親

二 媽媽的信

如果是你的朋友可來諦或卡隆，像你今天囘答父親的話，決不至出口罷。安利柯！爲甚麽如此啊！快向我立誓以後不再有那樣的事。因了父親責備你，口中要露出失禮的答就不幸死了——在三年以後二年以後，或許就在

明天，都說不定。

啊！安利柯！如果父親死了，母親着了喪服了，家中將非常寂寞，空虛得如空屋一樣罷！快到父親那裏去！父親在房間裏工作着呢。靜靜地進去，把頭俯在父親膝上，求父親饒恕你，祝福你。

母親

——節錄愛的教育——

燕詩示劉叟

唐 白居易

劉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時，固亦嘗背其父者也。詩人白居易聞之，因作燕詩以諭叟。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千往來，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雄雌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匡超人

話說匡超人一路曉行夜宿，來到自己村莊，望見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方纔放手，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臉上生了一箇大疙瘩，指與我看。我替你拏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着說，「我一箇莊農人家，那有官做？」一傍一箇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卻也做了官，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着，吆喝醒了，把你爺也嚇醒了。你爹問我，我把這夢告訴你爹，你爹說我心想癡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

得。而今睡在房裏。……』

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叔子，就想着我這箇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囘來，做箇小本生意。傍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箇毒，串出上手業主拿原價來贖我的。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箇錢不認，只要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

子零星收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喫。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喫，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着一箇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箇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母親走進來，叫他喫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喫。

喫罷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些好菜，晚上與太公喫。恰好他哥子挑着擔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擔子挑到房裏去。匡超人等菜好了，拿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當晚那菜和飯也喫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

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喫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纔扶了睡下。匡超人將被單拿來在太公腳跟頭睡。

次日清早起來，拿銀子到集上，買了斗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都賣了錢，拿來放在太公牀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緻，以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

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箇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進去，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櫈，放在瓦盆外邊；自已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櫈上，屁股緊對着瓦盆的灰；他自已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着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仍舊睡好，又出的暢快，被

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櫈端開，瓦盆拿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

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喫了晚飯，伏侍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箇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拿出文章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喫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晚飯也放心多喫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只睡一箇更頭，便要起來磨豆腐。

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箇小雞子，在嫂子房裏養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爹罷！』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喫着。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事忙，還不曾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喫杯便酒罷。』阿叔坐下，喫了杯酒，便提到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搬去住了，把房子讓

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趕緊替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箇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婉委又爽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箇自家人，不是我只管來催，因爲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說，再躭待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應諾了過去。

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豆腐賣得生意甚好，不到日中，就賣完了。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了好餚菜來家與父親喫飯。醫藥是不消說。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病也漸漸的好了。

——節錄儒林外史——

歸來

清 王鴻緒

吾母倚閭久，風塵望早歸。驚看遊子面，爲浣去時衣。歲箏經冬出，慈烏向晚飛。白華堪

志養，不必羨甘肥。

郭鐵山

話說武書纔走到利涉橋，遇見一個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縧，脚下芒鞋，身上揹着行李，花白鬍鬚，憔悴枯槁。那人丟下行李，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甯鎮一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裏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書道：『請在茶館裏坐！』當下兩人到了茶館坐下。那人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偏天下。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三次了。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爲僧去了，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非同容易。我想西安府裏有一個知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如今托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帮助些須。』那人道：『我草野之人，那裏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

家，先生同我到他家坐着；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麽？』武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要會他。』便一齊來到杜少卿家。問：『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徧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杜少卿聽了這話，從新見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在江西做官，降過甯王，所以逃竄在外。』杜少卿聽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道：『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洗衣服，治辦酒餚，欵待他。』出來，陪着郭孝子。武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少卿道：『這個容易，郭孝子在我這裏坐着，我和正字兄要書子去。』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個人，求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麽不寫？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拿拾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拿出來交與杜少卿，接了，同

武書拿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己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湊了二兩銀子。又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也寫了一封書，連四兩銀子送來。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吃，武書也來陪着。吃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拿着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遞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受銀子。杜少卿道：『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箇人的，並非盜跖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才受了，吃飽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了，回去。

郭孝子曉行夜宿，一路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前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徠，字瑞亭，也是江南的一位老名士，去年纔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廣東一個人充發到陝西邊上去，帶着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銀五十兩，差一個老年差人；自己取了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哀文，用了一顆同官縣印，吩咐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拿我這一幅綾子，遇州遇縣，送與地方官看，求用一個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文來見我！』差人

應諾，那婦人叩謝，領着去了。將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的文章，都悲傷這婦人，有十兩的，也有八兩六兩的；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到他家裏，他那裏村莊上有幾百人，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是菩薩，這個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尤公歡喜，賞了差人幾兩銀子，打發出去。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尤公把書子看了，着實欽敬，當下請進去行禮，坐下。即刻擺出飯來。正談着，門上傳進來：『請老爺下鄉相驗。』尤公道：『先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纔得回來，但要屈留等我三日。先生此去往成都，我卻有個故人，也要帶封書子去，先生不可推辭！』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在衙門裏住。貴治若有甚麼菴堂，送我去住兩天罷？』尤公道：『衙中也窄；這裏有個海月禪林，那和尚是個善知識，送先生到那裏去住罷。』便吩咐衙役領着，同到海月禪林客堂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這裏？』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蕪湖縣甘露菴，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因厭熱鬧，所以又到這裏居住。尊姓是郭？如

今卻往成都，是爲甚麼事？』郭孝子見老和尙淸癯面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尙面前，不妨講的。』就把尋親這些話，說了一番。老和尙流淚歎息，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尙。受了，便叫火工道人，抬兩隻缸，在丹墀裏一口缸內放着一個梨，每缸挑滿了水，拿扛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合寺僧衆，一人吃一碗水。郭孝子見了，點頭歎息。到第三日，尤公囘來，又備了酒，請郭孝子吃過；拿出伍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留你住些時，因你這尋父親大事，不敢相留。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先生到成都，拿我這封書子去尋蕭昊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地名叫做東山。先生去尋着他，凡事可以商議。』那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尙，要走。老和尙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着了尊翁，是必寄箇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分別。

郭孝子自揹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走一步，怕一步。那日天色將晚，望不着一個村落，遇着一個人，問『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

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須要着緊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走。天色全黑,卻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來,十分明亮,郭孝子乘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起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只道是已經死了,便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放在裏面,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那虎走過幾里,到那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走了。郭孝子從坑裏扒了上來,心裏想道:『這業障雖然去了,必定還是要回來喫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前,郭孝子扒上樹去,又心裏想:『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裹腳解了下來,將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着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甚麼東西。那東西走近眼前,便蹲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

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上有個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抖着，想『我今番卻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桿，恰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桿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越搖越戳進去，使盡力氣，掛在樹上死了。到天明時候，有幾個獵戶手裏拿着鳥鎗叉棍來，看見這兩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罷。』衆獵戶拿出些乾粮來，讓郭孝子吃了一飽，替他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辭別自去。

郭孝子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眞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殭殭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向着他臉上來聞，一莖

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前面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裏；那澗極深，被像刀劍的冰凌橫攔着竟凍死了。郭孝子扒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着行李再走。

那一天，郭孝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著，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著。半里路前，見有一個人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澗去。郭孝子就立住了腳，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定睛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把那人行李拿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着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見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個舌頭拖着，腳底下埋着一個缸，缸裏頭坐着一個人。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從缸裏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幫襯你！這個是你甚麼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家在那裏

住？我到你家去，和你說。』那人把渾家腦後一個轉珠繩子解了，放了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綰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拿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着路旁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當下夫妻二人到家，請郭孝子坐着，烹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麽做這許多惡事，嚇殺了人的性命？這個卻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越發可憐的很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個做個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麽？』那人聽了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木，名耐。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凍餓不過，所以纔做了這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說着，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菜，留郭孝子。郭孝子吃着飯，向他說道：『你既有胆子短路，你自然還有些本領，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那木耐歡喜。一連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本耐備了些乾糧，

裝在行李裏，背着，直送到三十里外，方纔告辭回去。

郭孝子走到成都府，訪着父親在四十里外一個庵裏做和尚，走到庵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想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方纔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着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着不肯起來。老和尚道：『貧僧自小出家，那裏來的這個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三番五次，纏得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要來胡鬧？』雙手把郭孝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山門進去，再也叫不應。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己想道：『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抬頭看了這庵，叫做竹山庵。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次早在菴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

秋日憶家大人粵遊 清 陸寅

又見秋風勁，蘆花江渚飛。忍看時序變，猶與老親違！遠信無他語，深情只望歸。應憐攜手日，兒女共牽衣！

六千哩尋母

幾年前，有一個十三歲的工人家的兒子，曾獨自從意大利的熱那亞到南美洲去尋覓過母親。

這少年的父母因遭了種種的不幸，陷於窮困，負了許多的債。母親想設法賺些錢，圖一家的安樂，曾於兩年以前遠遠地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國(Argentine Republic)首府培諾斯愛列斯市去做女僕。原來從意大利到南美洲去作工的勇敢的婦女不少，那裏工資豐厚，去了不用幾年，就可賺積幾百元回來的。這位苦母親和她十八歲與十二歲的兩個兒子分別時，悲痛得

幾乎要流血淚，可是爲一家生活計，也就忍心勇敢地去了。

那婦人平安地到了培諾斯愛列斯，她丈夫有一個從兄，在那裏經商有年。因了他的介紹，到該市某上流人的家庭中爲女僕。工資既厚，待遇也頗親切，她安心工作着。在初到的當時，也常有消息寄到家裏來。彼此在分別時約定：從意大利去的信，寄交從兄轉遞婦人；寄到意大利的信，也先交給從兄，從兄再附寫幾句，轉寄到熱那亞丈夫那裏來。婦人將每月十五元的工資一文不用，隔三月寄錢給故鄉一次。她丈夫雖是個做工的，很愛重名譽，把這錢逐步淸償債欵，一壁自己也奮發地勞動，忍耐了一切的辛苦與困難，待他的妻子囘國。自妻去國了以後，家庭就冷落得像空屋，幼子尤戀念着母親，以母親遠客他國爲悲，一刻都忘不掉。

光陰如箭，不覺一年過去了。婦人自從來過了一封說略有不適的短信以後，就消息沒有。寫信到從兄那裏去問了兩次，也沒囘信來。再直接寫信到那婦人的傭主家裏去，仍不得囘覆。——這是因爲地址弄錯，未曾寄到的。於是全家益不安心，終於請求駐培諾斯愛列斯的意大利領事代爲探訪。過了

三個月，領事回答說，連新聞廣告都登過了，並無人來承認。這或者因爲那婦人自以替人作女僕爲一家的恥辱，所以把自己主人的本名隱瞞了罷。

又過了數月，仍如石沈海底，沒有消息。父子三人計無所出，幼子尤悲念不堪，幾將致病。既無方法可想，又無人可與商量。父親想親去美洲尋妻，但第一非先把職務抛了不可，並且又沒有寄託兒女的地方。長子似乎是可派遣的，但他已能攢得若干的金錢，幫助家計，也無法叫他離家。每天只是這樣大家面面相覷地反覆商量着這事。有一天，幼子瑪爾可（Marco）的面上現出決心的樣子說：『我到美洲尋母親去！』

父親不回答甚麼，只是悲哀地搖着頭。在父親看來，這心雖可嘉，但以十三歲的年齡，登一個月的旅程，獨自到美洲去，究不是可能的事。但是幼子堅執着這主張，從這天起，每天談起這事，總是堅持到底，用了很沈靜的神情說述可去的理由，其懂事的程度，儼如大人一樣。

『別人不是也去的嗎？比我再小的人去的也多着哩！只要下了船，就會和大衆齊到那裏的。一到了那裏，就去找尋那從叔的住所。意大利人在那裏

的很多，一問就可明白。等找到了從叔，不是就可尋着母親了嗎？如果再尋不着，那末可去請求領事，託他代訪母親作工的主人住所。無論中途有如何的困難來那裏好做的工作儘有，只要去勞動，回國的川資是用不着躭憂的。』

父親聽他這樣說，就漸漸贊成了他。父親平日原深知這兒子有驚人的思慮和勇氣，且已在艱苦貧困中慣了的，這次的去是爲尋自己的慈母，認爲必能較平時發揮加倍的勇氣出來。並且恰巧，父親朋友之中有一人曾爲某船船長。父親把這話和船長商量，船長答應替瑪爾可通融到阿根廷的三等船票一張。

父親躊躇了一會，就把瑪爾可的要求答應了。及出發日子一到，父親替他包好衣服，集了幾塊錢替他塞入衣袋裏，又寫了從兄的住址交給了他。在四月中天氣很好的一個傍晚，父兄送了瑪爾可上船去。

船快開了，父親在吊梯上和兒子作最後的接吻：

『那末瑪爾可去罷！不要害怕！因爲上天是守護着你的孝心的！』

可憐的瑪爾可他雖已發出勇氣，不以任何風波爲意，但眼見故鄉美麗

的山，漸向水平線上消去，舉目只見汪洋大海，船中又無相識者，孑然一身，自己所持的財物，只是行囊一個，一想到此，不覺突然悲愁起來。在最初的二日間，甚麼都不入口，只是蹲在甲板上暗泣，心潮如沸，想起種種事來。其中最可悲可懼的就是關於母親萬一死了的懷憂。這憂念不絕地纏繞着他。有時茫然若夢，在眼前現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面，很憐憫地注視着他，且附近了他的耳低聲說，『你母親已死在那裏了呢！』他驚醒來方知是夢，於是把正要出口的哭聲重行噤住。

船過直布羅陀（Gibraltar）海峽，一出大西洋，瑪爾可才略振出勇氣與希望。可是這也不過暫時如此。茫茫的洋面上，除水天以外，甚麼都不見，氣候漸漸加熱，周圍去國工人們的可憐的光景，和自己孤獨的形影，都足使他心中重罩上一層的暗雲。一天一天，總是這樣無聊地過去，正如牀上的病人忘記時日，好像自己在海上已住了一年了。每天早晨張開眼來，知自己仍在大西洋中，獨自在赴美洲的途上，兀自驚訝。甲板上時時落下的美麗的飛魚，啖血一般的熱帶地方的日沒，以及夜中燐光漂滿海的一面，儼然像火山巖

的光景，在他都好像在夢境中看見，不覺得這些是實物。天氣不好的日子，終日終夜臥在室裏，聽了器物的滾轉聲、磕碰聲、周圍人們的哭叫聲、呻吟聲，覺得似乎末日已到了。又當那靜寂的海轉成黃色，炎熱如沸時，覺得倦怠無聊。在這種時候，疲弱極了的乘客，都死也似地臥倒在甲板上不動。海不知何日才可行盡。滿眼只見水與天，天與水，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如此。

瑪爾可時時倚了船舷整幾小時地茫然看海，一壁想着母親，往往自己不知不覺，閉眼入夢。夢見那不相識者很憫憐地附耳告訴他「你母親已死在那里了！」他一被這話聲驚醒過來，仍去眼對了水平線作夢也似地空想。

這海程連續至二十七日，最末的一天，天氣很好，涼風拂拂地吹着。瑪爾可在船中和一老人熟識了，這老人是隆巴爾地的農夫，說是到美洲去看兒子的。瑪爾可和他談起自己的情形，老人大發同情，常用手拍瑪爾可的項部，反覆地說：

「不要緊！就可見你母親平安的面孔了！」

有了這儔件以後，瑪爾可也就增了元氣，覺得自己的前途是有望的。美

麗的星月夜，在甲板上雜在大批的去國的工人中，靠近那噴噴吸着煙的老人坐了，就起已經到了培諾斯愛列斯的想像：忽然，自己已在街上行走，找着了從叔的店，撲向前去。『母親怎樣？』『啊！同去罷，立刻去罷！』這樣二人急急跨上主家階石，主家就開了門。——他每次想像都中斷於此，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戀慕的情。忽又自己暗暗地把頸上懸着的賞牌拉出來用嘴去吻了，細語祈禱：

到了第二十七天，輪船在阿根廷共和國首府培諾斯愛列斯港口下錨了。那是五月中旭日很好的一個早晨，到埠遇這樣的好天氣，前兆不惡。瑪爾可高高興興地忘了一切，一意渴望母親就在距此幾里以內的地方，數小時中便可見面。自己已到了美洲，已獨自從舊世界到了新世界，長期的航海，從今回顧，竟像只有一禮拜的光陰，覺得恰似自己在夢中飛躍到此，現在夢才醒了的。乘船時為防失竊，曾把所攜的金錢，分作兩份藏着，今天探囊一份已不知在甚麼時候不見了。因為心有所期待，也並不以此介意。金錢大概是在船中被攫去了的，除此以外所剩的已無幾。但怕甚麼呢，現在立刻就可會見

母親了。瑪爾可提了衣包，隨了大批的意大利人下了輪船，再由舢板船渡至碼頭上陸，和那親切的隆巴爾地老人告了別，急忙大步地向市街進行。

到了街市，向行人問亞爾忒斯（Artes）街所在。那人恰巧是個意大利工人，向瑪爾可打量了一會，問他能讀文字不能。瑪爾可答說能的。

那工人指着自己才走來的那條街道說：

『那末向那條街道一直過去，轉灣的地方，都標着街名！一一讀了過去，就會到你所要去的處所的。』

瑪爾可道了謝，依着他所指示的方向走去。但直的街道，只管連續着，兩旁都是別莊式的白而低的家屋。街中行人車輛雜遝，喧擾得耳朶要聾。這裏那裏地飄揚着大旗，旗上都用大字寫着輪船出口的廣告。每走幾十丈，必有個十字街口，左右望去都是直而闊的街道，兩面也都夾立着低而白的家屋，路上滿着人和車。一直那面，在地平線上接着海也似的美洲的平原。這都會竟好像沒有盡處，一直擴張到全美洲了的。他注意了把地名一一讀去，有的地名很奇異，非常難讀。碰見女人，都注意了看，防或者她就是母親。有一次在

面前走過的女人，很有點像母親，不覺心跳血沸起來，急追上去看，雖有些相像，卻是個有黑痣的。瑪爾可急急地走而又走，到了一處的十字街口，他看了地名，就釘住了似地立定不動，原來這就是亞爾忒斯街了。轉角的地方寫着一百十七號，從叔的店址是一百七十五號，急急跑到了一百七十五號門口，暫立了定一定神，獨語了說：『啊！母親，母親！母親居然就可見面了！』走近攏去見是一家小雜貨鋪，這一定是了！進了店門，裏面走出一個帶眼鏡的白髮老婦人來：

『孩子！你要甚麽？』用了西班牙語問。

瑪爾可幾乎說不出話來，勉强地才發聲問：『這里是勿蘭塞斯可牟里（Francesco Merelli）的店嗎？』

『勿蘭塞斯可牟里已經死了啊！』婦人改用了意大利語回答。

『幾時死的？』

『呃，很長久了。大約在三四個月以前罷。他因生意不順手，逃去此地，據說到了離此地很遠的叫做勃蘭卡（Blanca）的地方去了不久聽說就死了。

這店現在是已由我開設了。』

少年蒼白了，急急地：

『勿蘭塞斯可，他是知道我的母親的。我母親是在名叫美貴耐治（Mequinez）的人那里作工，除了勿蘭塞斯可，是沒有人知道母親的所在。我是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平常通信都託勿蘭塞斯可轉交。我無論如何非尋着我的母親不可！』

『可憐的孩子！我不知道，姑且問問近地的小兒們罷。哦！他是和替勿蘭塞斯可做使者的青年認識的，問他或者可以知道一些。』

說着，出至店門口去叫了一個孩子來：

『喂，我問你：還記得那曾在勿蘭塞斯可家裏的青年嗎？他不是常遞信給那在他同國人家裏作工的女人的嗎？』

『就是那美貴耐治先生那裏是的，先生，那是時常去的。就在亞爾忒斯街的盡頭。』

瑪爾可快活了，叫說：

『師母，多謝！請把門牌告訴我！我要是不知道，那末請叫那人領了我去！——喂，朋友，請你領我去，我略帶了些錢在這裏哩。』

因爲瑪爾可太熱烈了，那孩子也不等老婦人的回答，就開步先走，說，『那末去罷。』

兩個孩子默然跑也似地走到街尾，到了一所小小的白屋門口，在那華美的鐵門旁停住，從欄杆縫裏可望見有許多花木的小庭園。瑪爾可按鈴，一個年青女人從裏面出來。

『美貴耐治先生就在這裏嗎？』很不安地問。

『以前是曾在這裏的，現在這屋歸我們住了。』女人用了西班牙語調子的意大利語回答。

『美貴耐治先生到那里去了？』瑪爾可問時，胸中轟動了。

『到可特淮（Cordova）去了。』

『可特淮！可特淮在甚麽地方？還有，美貴耐治先生家裏作工的也同去了嗎？我的母親——他們的女傭就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也被帶去了嗎？』

女人注視着瑪爾可：

『我不知道，父親或者知道的，請等一等。』說了進去，叫了一個長身白鬚的紳士出來。紳士打量了，這金髮尖鼻的熱那亞少年一會，用了不純粹的意大利語問：

『你母親是熱那亞人嗎？』

『是的。』瑪爾可回答。

『那末就是那在美貴耐治先生家裏做女傭的熱那亞女人了。她已隨了主人一家同去了哩，我知道的。』

『到甚麼地方去了？』

『可特淮市。』

瑪爾可歎一口氣，既而說：

『那末，我就到可特淮去！』

『啊！可憐的孩子！此地離可特淮有好幾百里路哩。』紳士用西班牙語獨言。

瑪爾可聽見這話，急得幾乎死去，一手攀住鐵門。

紳士爲憫憐之情所動，開了室門『且請到裏面來！讓我想想看有沒有甚麼法子。』說着自己坐下叫瑪爾可也坐了，詳細問過一切經過情形考慮了一會，說：『錢有沒有的罷？』

『略帶着一些。』瑪爾可回答。

紳士又思索了一會，就案作書，封好了交給瑪爾可說：

『拿了這信到勃卡(Boca)去。勃卡是一個小市，從此地去，兩小時可以走到。那裏有一半是熱那亞人。路是自會有人指敎你的罷。到了勃卡，就去找這信面上所寫着的紳士。這紳士是那裏誰都知道的人。把這信交給這人，這人就會明日送你到洛賽留(Rosario)去，把你再去託人，設法使你得到可特淮的。只要到了可特淮，美貴耐治先生和你的母親都就可見面了。還有，這也拿了去。』說着把若干金錢交給瑪爾可手裏。又說：

『去罷，大膽些！無論到甚麼地方，同國的人很多，怕甚麼！再會。』

瑪爾可不知要怎麼道謝才好，只說了一句『謝謝！』就提着衣包出來，

和領導的孩子告了別，向勃卡進行。心裏充滿着悲哀和驚詫，折過那闊大而喧擾的街道走去。

從那時到這夜爲止，一天中的事件，都像熱症病人的夢魘一般地混亂了在他記憶中浮動着，他已疲勞、煩惱、絕望到了這地步了。那夜就在勃卡的小宿店和土作工人共宿一宵，次日終日坐在木堆上，夢也似地盼望船來。到夜，乘了那滿載着果物的大船往洛賽留。這船由三個熱那亞水手行駛，臉面都曬得銅一樣黑，他因了三人的鄉音，心中才略得了些慰藉。

船程要三日四夜，這在這位小旅客只是驚異罷了。令人見了那驚心動魄的大河巴拉那（Prana），自己國內所謂大河的濮河，和這相比，只不過是一小溝。把意大利全國倍了四倍，還不及這河的長。

船日夜都向這河逆流徐徐而上，有時繞折過長長的島嶼前進。這些島嶼，以前曾是蛇虎的巢穴，現在已蔭着橘樹和楊柳，好像是浮在水上的園林了。有時船穿過狹狹的運河走，那是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走得盡的長運河。又有時行過寂靜汪洋像湖樣的水上，行不多時，忽又屈曲地繞着島嶼，或是穿

過壯大繁茂的林叢，轉眼寂靜又佔領着周圍，有幾里之中，陸地和寂寥的水，竟似未曾知名的新地，這小船好如在探險似的。愈前進，愈使人絕望的妖魔樣的河！母親不是在這河的源頭的所在地嗎？又，這船程不是要連續到好幾年嗎？他不禁這樣地癡想着。他與水手一日喫兩次小麵包和鹹肉，水手見他有憂色，也不和他談說甚麼。夜睡在甲板上，每次睡醒張開眼來，爲那青白的月光所驚。汪洋的水，遠的岸，都被照成銀色，對這光景，心就沈潛下去。時時心中反覆念着可特淮，覺得這好像是幼時在故事中聽見過的魔地的地名。又想：『母親也曾行過這些地方的罷，也曾見過這些島嶼和岸的罷。』一想到此，就覺這一帶的景物，不似異鄉，寂寥也減去了許多。有一夜，水手唱起歌來，他因這歌聲，記起了幼時母親逗他睡去的兒歌。到了最後一夜，他聽了水手的歌啜泣了。水手停了唱：

『當心！當心！甚麼了？熱那亞男兒雖到了外國，會哭的嗎？熱那亞男兒是應該環行世界，無論到了甚麼地方都昂然的。』

他聽了這話，身子震慄了。他因了這熱那亞精神，高高地舉起頭來，用拳

聲着槌：「好！是的！無論在世界中周行多少我也不怕！就是徒步行幾百里也不要緊，到尋着母親爲止！只管走去走去，死也不怕只要倒斃在母親足旁就好了！只要能看見母親就好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罷！』他存了這樣的決心，於黎明時到了洛賽留市。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東方被旭日燒得血一樣的紅。這市在巴拉那河岸，港口泊着百艘光景的各國的船隻，旗影亂落在波下。

他一上陸就提了衣包，去訪勃卡紳士所介紹給他的當地某紳士。一入了洛賽留的街市，他覺得像是曾經見過了的地方，到處都是直而大的街道，兩側接連地排列着低而白色的家屋，屋屋頂上電線密如蛛網，人馬車輛喧擾得頭爲之昏。他想想不是又回到培諾斯愛列斯了嗎？心裏似乎竟要去尋訪從叔住址的樣子。他胡撞了一點鐘光景，無論轉過幾次彎，仍好像依舊在原處，問了好幾次路，總算找到了紳士的住所。一按門鈴，裏面來了一個侍者樣的肥大的惡相的男子，用了外國語調子的話問來此何事。聽到瑪爾可說要見主人，就說：

『主人不在家，昨天和家屬同到培諾斯愛列斯去了。』

瑪爾可言語不通，勉强地硬着舌頭：

『但是，但是我——我此地別沒有相熟的人！我只是一個人！』說着把帶來的介紹名片遞去。待者受取了，惡意地

『我不接頭。主人過一個月就回來的，那時替你交給他罷。』

『但是我只是一個人，怎樣好呢！』瑪爾可懇求似地說。

『哦！又來了！你們國裏不是有許多人在這洛賽留嗎？快走！快走！如果要行乞，到意大利人那裏去！』說着即把門關了。

瑪爾可還化石似地在門口立着。

無法，過了一會，只好提了衣包懶懶地走開。悲哀不堪，心亂得如旋風，各種憂慮同時湧上胸來。怎樣好呢？到何處去好？從洛賽留到可特淮有一天的火車路程，身邊只有一塊錢，再除去今天的費用，所剩更無幾了。怎樣去張羅路費呢？勞動罷！但是向誰去求工作呢？求人布施嗎？不高興！難道再像方才地被人驅逐辱駡嗎？不高興！如果如此，還是死了好！他一壁這樣想着，一壁遠望

那無盡頭的街路，愈把勇氣消失了。於是把衣包放在路傍，倚壁坐下，兩手捧着頭，現出絕望的神情來。

街上行人的足在他身上觸碰。車輛轟轟地來往經過。孩子們都來立在旁邊看他。他暫時不動，忽然驚聞有人用了隆巴爾地土音的意大利語問他：

『怎麽了？』他因了這音聲擧起頭來看，不覺驚躍起來：

『你在這裏！』

原來這就是航海中要好的隆巴爾地老人。

老人的驚訝，也不下於他。他不等老人詢問，就急急地把此來經過告訴了老人：

『我已沒有錢了，非尋工作做不可。請替我找得甚麽可以賺錢的工作。無論甚麽都願做。搬垃圾掃街路小使種田都可以。我只要有黑麵包喫就好，只要得到路費能夠去尋母親就好。請替我找看！因爲此外已沒有別的方法了！』

老人迴視四周，搔着頭：

『這可爲難了！雖說工作工作，也不是這樣容易找尋的。另外想法罷。有這許多同國人在這裏，些許的金錢，也許有法可想罷。』

瑪爾可因這希望之光，得了安慰，舉頭對着老人。

『隨了我來！』老人說着開步，瑪爾可提起衣包跟行。他們默然在長長的街市走，到了一旅館前，老人停了脚。招牌上畫着星點，下寫着『意大利的星。』老人向內張望了，一會回頭來對着瑪爾可高興地說：『幸而碰巧。』

進了一間大室，裏面排着很多的桌子，許多人在飲酒。隆巴爾地老人走近第一張桌前，依他和席上六位客人談話的樣子看來，似乎在沒有多少時候以前，老人也曾在這裏與他們同席的。他們都紅着臉，在杯盤狼籍之中談笑。

隆巴爾地老人不加敘說，立刻把瑪爾可介紹給他們：

『諸位，這孩子是我們同國人，爲了尋母親，從熱那亞到培諸斯愛列斯來的。既到了培諸斯愛列斯，問知母親不在那裏，改居在可特淮，因了別人的介紹，乘了貨船，費三日四夜的時間才到這洛賽留。不料將帶來介紹名片遞

出的時候，前方斥逐不理。他錢既沒有，又沒有相識的人，很困苦着哩！有甚麼法子嗎？要有到可特淮的車費得尋到母親就好了。有甚麼法子嗎？像狗樣地置之不睬，也不是應該的罷。」

『那里可以如此！』六人一齊擊桌叫說，『是我們的同胞哩！孩子！到這裏來！我們都是在這裏作工的。這是何等可愛的孩子啊！喂有錢大家拿出來！眞能幹！說是一個人來的好大膽！快喝一杯罷！放心送你到母親那裏去，不要擔憂！』

一人說着撫摸瑪爾可的頭，一人拍他的肩，另外一人替他取下衣包。別席裏的工人也聚攏來，間壁有三個阿根廷客人也出來看他。隆巴爾地老人拿了帽子巡行，不到十分鐘，已集得八元四角的錢。老人對着瑪爾可說：

『你看！到美洲來甚麼都容易哩！』

另外有一客人舉杯遞給瑪爾可說：

『喝了這杯，祝你母親的健康。』一同舉起杯來。瑪爾可反覆地：

『祝我母親的健……』心裏充滿了快活，不能完全說出話來，把杯放

在桌上以後，就去抱住老人的項頸。

第二天未明，瑪爾可即向可特淮出發。胸中滿了歡喜，臉上也生出光彩。可是，美洲的平原，到處總是荒涼，毫沒有悅人的景色。天氣又悶熱。火車在空曠而沒有人影的原野駛行，長長的車箱中只乘着一個人，好像這是載負傷者的車子。左看右看，都是無邊的荒野，只有枝幹彎屈得可笑的樹木，如怒如狂地到處散立着。一種看不慣的淒涼的光景，竟像在敗塚叢裏行走。

假寐了半點鐘，再看四周，景物仍和前一樣。中途的車站，人影稀少，竟像是仙人的住處，車雖停在那裏，也不聞人聲。自己不是就在火車中被棄了嗎？每到一車站，覺得好像人境已盡於此，再進去就是怪異的蠻地了。寒風拂着面孔，四月末從熱那亞出發的時候，何嘗料到在美洲逢冬天呢？瑪爾可還穿着夏服。

數時間以彼，瑪爾可冷不能耐了。不但冷，並且幾日來的疲勞也都一時現了出來，於是就朦朧睡去。睡得很久，醒來身體覺凍，精神不好過。漠然的恐怖，無端襲來：自己不是要病死在旅行中嗎？自己的身體不是要被棄在這荒

野作鳥獸的糧食嗎？昔時曾在路旁見犬鳥撕食牛馬的死骸，不覺背過了面。現在自己不是要和那些東西一樣了嗎？他在暗而寂寞的原野中爲這樣的憂慮所纏繞，空想刺激他，使他只見事情的黑暗部分。

到了可特淮便見母親，這是靠得住的嗎？如果母親不在可特淮，那末如何？如果是那個亞爾忒斯的紳士聽錯了，那末如何？如果母親死了，那末如何？

——瑪爾可在這樣空想之中又睡去了。夢中自己已到可特淮，那是夜間，從各家門口窗口，都漏出『你母親不在這裏囉！』的囘答聲。驚醒轉來，見車中對面有三個着外套的有鬚的人，目注視了他在低聲說甚麽。這是强盜，是要殺了我取我的行李的。這樣的疑慮，電光似地在頭腦中閃着。精神不好，寒冷，又加之以恐怖，想像就因而愈錯亂了。三人仍是注視着他，其中一個竟走近攏他。他幾乎狂了，張開兩手奔到那人前面叫說：

『我沒有甚麽行李，我是個窮孩子！是獨自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請不要怎樣我！』

三個旅客因瑪爾可是孩子，起了憫憐之心，撫拍他，安慰他，和他說種種

話，可是他不懂。他們見瑪爾可冷得牙齒發抖，用毛氈給他蓋了，叫他坐倒安睡。瑪爾可到旁晚又睡去，等三個旅客叫醒他時，火車已到了可特淮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飛跑下車。向鐵路職員問美貴耐治技師的住址。職員告訴他一個教會的名辭，說技師就住在這教會的近旁。他急急地前進。

天已夜了。走入街市，好像仍回到了洛賽留，這裏仍是一樣地交叉着縱橫的街道，兩側也都是白而低的房子。可是行人卻極少，只是偶然在燈光中看見蒼黑的怪異的人面罷了。一壁走，一壁舉頭張望，忽見異樣建築的教會，高高地聳立在夜空中。市街雖寂寞昏暗，但在終日由茫漠荒野來的人的眼裏，仍覺得鬧熱。遇見一個僧侶，問了路，急急地尋到了教會旁住家，用震慄着的手按鈴，一手按住那躍躍要奔跳到喉間來的心臟的鼓動。

一老婦人攜了洋燈出來開門，瑪爾可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找誰？」老婦人用了西班牙語問。

「美貴耐治先生。」瑪爾可回答。

老婦人搖着頭：

『你也找美貴耐治先生的嗎？這眞討厭極了！這三個月中，不知費了多少無謂的口舌。早已登過新聞哩，如果不看見街的轉角裏還貼着他已移居杜克曼（Tucuman）的告白哩。』

瑪爾可絕望了，心亂如麻地：

『有誰在詛咒我！我若不見母親，要倒路死了！要發狂了！還是死了罷！那叫甚麽地名？在甚麽地方？從這裏去有多少路？』

老婦人憫憐地：

『可憐！那不得了，至少四五百哩是有的罷！』

『那末我怎樣好呢！』瑪爾可掩面哭着問。

『叫我怎樣說呢可憐有甚麽法子呢？』老婦人說了，忽又像想着了一條路：

『哦！有了！我想到了一個法子，你看如何？向這街朝右下去，第三間房子前有一塊空地，那裏有一個叫做「頭腦」的，他是一個商販，明天就要用牛車載貨到杜克曼去的。你去替他幫點甚麽忙，求他帶了你去如何？大概他總

肯在貨車上載你去的罷，快去！」

瑪爾可提了衣包，還沒有說畢道謝的話，就走到了那空地，見亮着許多燈火，大批人夫正在把穀裝入貨車，一個有鬚的人着了外套穿了長靴在旁指揮搬運。

瑪爾可走近那人，恭恭敬敬地陳述自己的希望，幷說明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經過。

「頭腦」用了尖銳的眼光把瑪爾可從頭至足打量了一會，冷淡地答說：『沒有空位。』

瑪爾可哀懇：

『這裏有三元光景的錢，交給了你，路上情願再幫你勞動，替你搬取牲口的飲料和芻草。麵包只喫一些些好了，請「頭腦」帶了我去！』

「頭腦」再熟視他，略換了親切的態度：

『實在沒有空位。並且我們不是到杜克曼去，是到山契可代萊斯德洛(Santiago del Estero) 去的。你就是同去了也非中途下車再走許多路不可

哩。』

『啊，無論有多少路也不要緊，我願走的。請你不要替我耽心。到了那里，我自會設法到杜克曼去。請你發發慈悲留個空位給我，我懇求你不要棄我在這裏！』

『喂！車要走二十天呢。』

『一點都不要緊。』

『這是很困苦的旅行呢。』

『無論怎樣苦都情願。』

『將來要一個人獨自步行的呢。』

『只要能尋到母親，甚麼都願忍受，請你允許了我！』

『頭腦』移燈把瑪爾可的相貌照了，再注視一會，說『可以。』瑪爾可在他手上接吻。

『你今夜就睡在貨車裏，明天四時就要起來的。再會。』『頭腦』說了自去。

翌晨四時，長長的載貨的列車在星光中嘈雜地行動了。每車用六頭牛拖，最後的一輛車裏又裝着許多替換的牛。

瑪爾可被叫醒以後，坐在一車的穀袋上面。不久，仍復睡去，等醒來，車已停在冷落的地方，太陽正猛烈地照着。人夫焚起野火，炙小牛蹄，都集坐在周圍，火被風煽揚着。大家喫了食物，睡了一會，再行出發。這樣一天一天地繼續進行，規律的刻板，儼像行軍。每晨五時開行，到九時暫停，下午五時再開行，十時休息。人夫在後面騎馬執了長鞭驅牛前進。瑪爾可相幫他們發炙肉的火，餵草給牲口，或是擦油燈，汲飲水。

大地的光景，幻影似地在他面前展開，有褐色的小樹林，有紅色屋宇散列的村落，也有像那鹹水湖遺跡的一種滿目亮晶晶的鹽原。無論向何處望，無論行多少路，都是寂寥荒漠的空野。偶然也逢到二三個騎馬牽着許多野馬的旅客，但他們都像旋風一樣地快過。一天又一天，宛如仍在海上，倦怠不堪。只有天氣不惡，算是幸事。人夫待瑪爾可漸漸凶悍，故意迫他搬拿不動的芻草，汲遠遠的飲水，竟視他如奴隸一樣。他疲勞極了，夜中也睡不着；身體隨

了車的搖動旋轉，輪聲轟得耳朶發聾。並且，風不絕地吹着，把細而有油氣的赤土捲入車內，撲到口裏眼裏，眼不能開，張呼吸也爲難，眞是苦不堪言。因這過勞與睡眠不足，使他身體弱得像棉一樣，滿身都是塵土，還要朝晚受叱罵或是毆打。他的勇氣就一天一天地沮喪了下去。如果沒有那「頭腦」時時親切的慰藉，他或許要全然把氣力消失了。他躲在車隅裏，背人用衣包掩面哭泣，所謂衣包，其實已只包着敗絮了的。每朝起來，自覺身體比前日更弱，元氣比前日更衰，回頭四顧，那無垠的原野，仍好像土做出的大洋，在眼前連接着：『啊！恐怕不能再延到今夜了，恐怕不能再延到今夜了！今天就要死在這路上了！』不覺這樣自語。勞役漸漸增加，虐待也愈厲害。有一天早晨「頭腦」不在，一個人夫怪他汲水太慢，打他，又大家輪流了用足蹴他，罵說：

『帶了這個去，畜生！把這帶給你母親！』

他心要碎了，終於大病。連發了三日的熱，拉些甚麼當作被蓋了，臥在車裏。除「頭腦」有時來遞湯水給他，或是替他按脈搏外，誰都不去顧着他。他自以爲臨終近了，反覆地叫母親的名字：

了啊！「母親！母親！救救我！快給我到這裏來！我已快要死了！母親啊！不能再見母親！我已快要死在路旁了呢！」

說了將兩手交叉在胸前祈禱。從此以後，病漸減退，又得了「頭腦」的善遇，遂恢復原狀。可是病好了，這旅行最難過的日子也要到了。他就要下車獨自步行。車行了兩禮拜多，現在已到了杜克曼與山契可代萊斯德洛分路的地方。「頭腦」說了聲再會，教他路徑，又替他將衣包擱在肩上，使他行路便當些，一時好像起了不安憫憐之心，既而卽和他告別，弄得瑪爾可想在「頭腦」手上接吻的功夫都沒有。對於那一向虐待的人夫們告別原是痛心的事，到走開的時候也一一向他們招呼，他們也都舉手回答。瑪爾可目送他們一隊在赤塵的平野上消失不見了，才蹣跚地上他獨自的旅程。

旅行中有一事使他的心有所安慰。在荒涼無邊的荒野過了幾日，到此已在前面看見高而且青的山峯，頂上和阿爾伯斯山一樣地瑩着白雪。一見到此，如見到了故鄉意大利。這山屬於安代斯（Andes）山脈，爲美洲大陸的脊梁，南從契拉代爾費俄（Tiera del Fuego）北至北極的冰海，像連鎖似地

橫亙着，南北跨着一百十度的緯度的。又，日日向北進行，次第和熱帶接近，空氣逐步溫暖，這也使他覺得愉悅。路上時逢村落，他在那小店中買食物充飢。有時也逢到騎馬的人，又有時見婦女或小孩坐在地上注視他。他們臉色黑得像土一樣，眼睛斜豎，頰骨高突，都是印度人。

第一天盡力奔行，夜宿於樹下。第二天力乏了，行路不多。靴破，足痛，又因食物不良，胃也受了病。看看天已將晚，不覺自己恐怖，在意大利時曾聞這地方有毒蛇，耳際時聞有聲如蛇行。聽到這聲音時，才停止的足又復前奔，恐怖徹骨。有時爲悲哀所纏繞，一壁走一壁哭泣的時候也有。這時他想：『啊！母親如果知道我在這裏，如此驚恐，將如何悲哀啊！』這樣一想，勇氣就回復幾分。於是，爲要消失恐懼，把母親的事從頭一一記起：母親在熱那亞臨別的吩咐，自己生病時母親曾替他把被蓋在胸口，以及作嬰兒時母親抱了自己，將頭貼住了自己的頭，說『暫時和我在一處』的情形。他不覺這樣自語：『母親！我還能和你相見嗎？我能達這旅行的目的嗎？』一壁想一壁在那不見慣的森林，廣漠的糖粟叢無垠的原野，彳亍着。前面的青山依舊高高地聳在雲際

四日過了，五日過了，一禮拜過了，他氣力益弱，足上流出血來。有一日傍晚，他向人問路，人和他說：

『從此到杜克曼只五十哩了。』他聽了歡呼急行。可是，這究不過是一時的興奮，終於疲極力盡，倒在溝邊。雖然如此，胸中卻跳躍着滿足的鼓動。燦然散在天空的星辰，這時分外地覺得美麗。他仰臥在草上思睡，見了天空恍如母親在俯視他：

『啊！母親！你在何處？現在在作甚麼？也曾念着我嗎？曾念着這近在咫尺的瑪爾可嗎？』

可憐的瑪爾可！如果他知道了母親現在的狀態，他將出了死力急奔前進了罷！他母親現正病着，臥在美貴耐治家大屋中的下房裏。美貴耐治一家素來愛她，曾盡了心力加以調護。當美貴耐治技師突然離去培諸斯愛列斯的時候，她已有病了的。可特淮的好空氣在她也沒有功效，並且丈夫和從兄方面都消息全無，好像有甚麼不吉的事要落在她身上似地，每日預期憂愁着。病就因此愈重，終於變成可怕的症候，內臟中起了致命的癌腫。臥了兩禮

拜，未好，如果要挽回生命，就非受外科手術不可。瑪爾可倒在路旁呼叫母親的時候，那邊主人夫婦正在她病牀前勸她忍受醫生的手術，她總是堅拒。杜克曼的某名醫雖於一禮拜中每日臨診勸告，終以病人不聽徒然而返。

『不主人！不要再替我操心了！我已沒有元氣，就要死在行手術的時候，還是讓我平平常常地死好！生命已沒有甚麼可惜，橫豎命該如此，在我未聽到家裏信息以前死了倒好！』

主人夫婦反對她的話，叫她不要自餒，且說直接替她寄到熱那亞的信，囘信也就可到了，無論如何，總是受了手術好，爲自己的兒子計也該如此：這樣種種地勸說。可是，一提起兒子的話，她失望更甚，苦痛也愈厲害，終於哭了：

『啊！兒子嗎？大約已經不活着在那裏了！我還是死了好！主人！夫人！多謝你們！我自己不信受了手術就會好，累你們種種地操心，從明天起，可以無須再勞醫生來看了。我已不想活了，死在這裏是我的命運，我已預備安然忍受了這命運了！』

主人夫婦又安慰她，執了她的手，再三地勸她不要說這樣的話。

她疲乏之極，閉眼昏睡，竟像已死了的。主人夫婦從微弱的燭光中注視着這正直的母親，憫憐不堪。以爲爲了要救濟自己的一家出了本國，遠遠地到六千哩外來盡力勞動，可憐終於這樣病死，像她那樣正直善良而不幸的人，眞是少有的了。

翌晨瑪爾可負了衣包，身體前屈了，跛着脚，彳亍入杜克曼市。這市在阿根廷共和國的新闢地中，算是繁盛的都會。瑪爾可看去，仍像是囘到了可特淮，洛賽留培諾斯愛列斯一樣，依舊都是長而且直的街道，低而白色的家屋。奇異高大的植物，芳香的空氣，奇麗的光線，澄碧的天空，隨處所見，都是意大利所沒有的景物。進了街市，那在培諾斯愛列斯曾經驗過的狂也似的感想，重行襲來。每過一家，總要向門口張望，以爲或者可以見到母親。逢到女人，也總要仰視一會，以爲或者這就是母親。要想詢問別人，可是沒有勇氣大着膽子叫喚。在門口立着的人們，都驚異地向着這衣裝襤褸滿身塵垢的少年注視。少年想在其中找尋一個親切的人，發他從胸中蟲着的話問。正行走時，忽然見有一旅店招牌上寫有意大利人的姓名。裏面有個戴眼鏡的男子和兩

個女人。瑪爾可徐徐地走近門口，振起了全勇氣問：

『美貴耐治先生的家在甚麽地方？』

『是做技師的美貴耐治先生嗎？』旅店主人反問。

『是的。』瑪爾可答時聲細如絲。

『美貴耐治技師不住在杜克曼哩。』主人答。

刀割劍刻樣的叫聲，隨了主人的回答反應而起。主人，兩個女人，以及近旁的人們都趕攏來了。

『甚麽事情？怎麽了？』主人拉瑪爾可入店，叫他坐了：

『那也用不着失望，美貴耐治先生家雖不住在這裏，但距這裏也不遠，費五六點鐘就可到的。』

『甚麽地方？甚麽地方？』瑪爾可像甦生似地跳起來問。主人繼續說：

『從這裏沿河過去十五哩，有一個地方叫做賽拉地羅（Saladill）。那里有個大大的糖廠，還有幾家住宅。美貴耐治先生就住在那裏。那地方誰都知道，費五六點鐘功夫就可走到的。

有一個年青的，見主人如此說，就跑近來：

『我在一月前曾到過那裏的。』

瑪爾可睜圓了眼注視他，隨卽蒼白了臉急問：

『你見到美貴耐治先生家裏的女僕嗎？那意大利人？』

『就是那熱那亞人嗎？哦！見到的。』

瑪爾可似哭似笑地痙攣了啜泣，旣而現出激烈的決心：

『向甚麼方向走的？快把路敎我！我就去！』

人們齊聲說：

『但是，差不多有一日路程哩，你不是已很疲勞了嗎？非休息不可，明天去好嗎？』

『不好！不好！請把路敎我！我不能等待了！就是倒在路上也不怕，立刻就去！』

人們見瑪爾可決心堅固，也就不再勸阻了。

『上帝保護你！路上樹林中要小心！但願你平安！意大利的朋友啊！』他

們這樣說了，其中有一個還陪了他到街外，指示他路徑，及種種應注意的事，又從背後目送他去。過了數分鐘，見他已背了衣包，跛着脚，穿入路側濃厚的樹蔭中去了。

這夜，病人危篤了。因了患處的劇痛，悲聲哭叫，時時陷入人事不省的狀態。看護的女人們，守在牀前片刻不離。病人發了狂，主婦不時驚懼地趕來省視。大家都焦慮，以爲：她現在卽使願受手術，但醫生非明天不能來，已不及救治了。她略安靜的時候，就非常苦悶，這並不是從身體上來的苦痛，乃是她懸念在遠處的家屬的緣故。這苦悶使她骨瘦如柴，人相全變，不時自己撏着頭髮，瘋也似地狂叫：

「啊！太凄涼了！死在這樣遠處！並且不見孩子的面！可憐的孩子！他們將沒有母親了！啊！瑪爾可還小哩！只有這點長，他原是好孩子！主人！我出來的時候，他抱住我的項頸不肯放，那眞哭得厲害呢！原來他已知此後將不能再見母親了；所以哭得那樣悲慘！啊！可憐！我那時心都碎了！如果在那時死了，在那分別時死了，或者反是幸福的，我一向那樣地撫抱他，他是頃刻不離開我的。

萬一我死了他將怎樣呢！沒有了母親，錢又窮，他就要流落爲乞丐了罷！張了手餓倒在路上了罷！我的瑪爾可！啊！我那永遠的上帝！不，我不願死！醫生！快去請來！快來替我行手術！把我的心割開！把我弄成瘋人！只要他把性命留牢！我想病好！想活命！想回國去！明天立刻！醫生！救我！救我！』

在牀前的女人們，執了病人的手安慰她，使她心念沈靜了些，且對她講上帝及來世的話。病人聽了又復絕望，撏着頭髮啜泣，終於像小兒似地揚聲號哭：

『啊！我的熱那亞！我的家！那個海！啊！我的瑪爾可！現在不知在甚麼地方作甚麼！我的可憐的瑪爾可啊！』

時已夜半，她那可憐的瑪爾可沿河走了幾點鐘，力已盡了，只在大樹林中蹣跚着，樹幹大如寺院的柱子，在半天中繁生着枝葉，仰望月光閃鑠如銀。從暗沈沈的樹叢裏看去，不知有幾千支的樹幹交互紛雜着有直的，有歪的，有傾斜的，形態百出。有的像頹塔似地倒臥在地了，上面還覆罩着繁茂的枝葉。有的樹梢尖尖地像鎗似地成了羣衝雲矗立着。千樣萬態，眞是植物界中

最可驚異的壯觀。

瑪爾可有時雖陷入昏迷，但心輒向着母親。疲乏已極，足上流了血，獨自在廣大的森林中躑躅，時時見到散在的小屋，那屋在大樹下宛像蟻塚。又有時見有野牛臥在路旁。他疲勞也忘了，寂寞也不覺得了。一見到那大森林心就自然提起，想到母親就在近處，就自然地發出大人樣的力和氣魄。回憶這以前所經過的大海所受過的苦痛，恐怖，辛苦以及自己對於此等所發揮過的鐵石心，眉毛也高揚了起來。滿身的血在他歡喜勇敢的胸中躍動。有一件可異的事，就是一向在他心中朦朧的母親的狀貌，這時明白地在眼前現出了。他難得明白地看見母親的臉孔，這次明白看見了。好像母親在他面前微笑，連眼色，口脣動的樣兒，以及全身的態度表情，都一一如畫。因此精神振起，足步也加速。胸中充滿了歡喜，熱淚不覺在頰上流下。在薄暗的路上走着，一壁和母親談話。既而獨自唧咕着和母親見面時要說的言語。

「已到了這裏了，母親你看我。從此次以後是永不再離開了哩。一起回國去罷。無論遇到甚麽事，終生不再和母親分離了。」

翌晨八點鐘光景，醫生從杜克曼帶了助手來，立在病人牀前，關於手術作最後的勸告。美貴耐治夫妻也跟着多方勸說，可是終於無效。她自覺體力已好，早沒有了信賴手術的心。說受了手術必死，無非徒加可怕的苦痛罷了。醫生雖見她如此執迷，仍不斷念再勸她一次，說：

『但是手術是可靠的，只要略微忍耐，就安全了。如果不受手術，總是無救。』然而仍是無效。她細了聲說：

『不，我已預備死了，沒有受無益的苦痛的勇氣。請讓我平平和和地死罷。』

於是醫生也失望了，其餘誰也都不再開口。她臉向着主婦，用了細弱的聲音囑託後事：

『夫人，請將這些微的金錢和我的行李交給領事館轉送回國去。如果一家平安地都生存着，就好了。我瞑目以前總望他們平安。請替我寫信給他們，說我一向念着他們，曾爲了孩子們勞動過了……說我只以不能和他們再見一面爲恨。……說我雖然如此，卻勇敢地自己忍受爲孩子們祈禱了才

死。……還有替我把瑪爾可託付丈夫和長子。……說我到了臨終，還不放心於瑪爾可。……』話猶未完突然氣衝上來拍手哭泣

『啊！我的瑪爾可！我的瑪爾可！我的寶寶！我的性命……』

等她含着淚來看四周，主婦已不在那裏了。有人來和主婦切切私語了叫出去的。她到處找主人，也不見。只有兩個看護婦和助手醫生在牀前。鄰室裏聞有急亂的步聲和嘈雜的語音，病人目注視着室門，以爲有了甚麼了。過了一會醫生轉變了臉色進來，後面跟着的主婦主人也都面有驚色。大家用了怪異的眼色向着她，唧咕地互相私語。她恍惚聽見醫生對主婦說：

『還是快些說罷。』可是不知究是爲了甚麼。

主婦向了她戰慄地：

『約瑟華(Gosefa)有一個好消息給你聽，不要喫驚！』

她熱心地看着主婦。主婦小心地繼續說：

『是你所非常歡喜的事呢。』

病人眼睜大了。主婦再繼續了說：

『好嗎？給你看一個人——是你所最愛的人啊。』

病人拚命地舉起頭來，眼烱烱地向主婦看，又去看那門口。

主婦蒼白了臉：

『現在有個萬不料到的人來在這裏。』

『是誰？』病人驚惶地呼吸迫促了問。忽然發了尖銳的叫聲，跳起坐在牀上，兩手捧住了頭，好像見了甚麼鬼物似的。

這時，那衣裝襤褸滿身塵垢的瑪爾可已在門口現出了。醫生攙了他的手，叫他退後。

病人發出三次尖銳的叫聲：

『上帝！上帝！我的上帝！』

瑪爾可奔近攏去。病人張開瘦枯的兩臂，出了虎也似的力，將瑪爾可抱緊在胸前，劇烈地笑，無淚地啜泣。終於呼吸接不上來，倒下枕上。

可是，她卽刻恢復過來了。狂喜地不絕在兒子頭上接吻，叫了說：

『你怎麼到了這裏？怎麼？這眞是你嗎？啊！大了許多了！誰帶了你來的？一

個人嗎？沒有甚麼嗎！啊！你是瑪爾可？但願我不做夢！啊！上帝！你說些甚麼話給我聽！』

說着，又突然改了語路：

『咿喲！慢點說，且等一等！』於是向了醫生：

『快！醫生！現在立刻！我想病好。已情願了，愈快愈好。給我把瑪爾可領到別處去，不要使他聽見。——瑪爾可沒有甚麼的。以後再說給你知道。來，再接一吻。就到那裏去——醫生！快請！』

瑪爾可被領出了，主人夫婦和別的女人們也急忙避去。室中只留醫生和助手二人，門立刻關了。

美貴耐治先生要想拉瑪爾可到隔遠的室中去，可是不能。瑪爾可釘坐在階石上不動。

『甚麼？母親怎麼了？做甚麼？』這樣問。

美貴耐治先生仍想領開他，靜靜地和他說：

『你聽着，我告訴你。你母親病了要受手術。快到這邊來，我仔細說給你

聽。」

「不！」瑪爾可抵抗。「我一定要在這裏，就請在這裏告訴我。」

技師强拉他過去，一壁靜靜地和他說明經過。他恐懼戰慄了。

突然致命傷也似地尖利的叫聲，震動全宅。瑪爾可也應聲叫喊起來：

「母親死了！」

醫生從門口探出頭來：

「你母親有救了！」

瑪爾可注視了醫師一會，既而投身到他足下，啜泣了說：

「謝謝你！醫生！」

醫生去攙他說：

「起來！你眞勇敢！救活你母親的，就是你！」

〔註〕英哩，一等於華里二里七九三九五。

——轉載愛的教育——

憶親

清 倪瑞璿

河廣難航莫我過，未知安否近如何？暗中時滴思親淚，只恐思兒淚更多！

題承歡圖

清 蔡湖愚者

乞兒底事到今稱『爲解親前色笑承。多少翩翩裘馬客，庭幃岑寂冷如冰。

伊梵

伊梵聞其父母讞定，則木然如土偶，凡三日弗食。衆爭擬其死。每日咸迴旋於獄門之外，子爵沮之不可，又弗能力格，夜深始歸，明日侵晨則復至獄之外，望門而涕，徬徨無主。

定讞之第四日，子爵於獄後牆陰之下，見伊梵距石抱膝，傴如老翁。子爵以手拊伊梵背，伊梵引首顏色灰敗，淚交其頤，搖首不能聲。子爵曰：『伊梵，汝隨我行，適有女師自默而朋以火車來，引爾至學堂。』伊梵搖首不可。子爵曰：『此媼至仁惠，欲引童子至學中，且豐衣善食處爾，令勿苦，誘掖爾令讀書執業，俾後此得自立，尤以小友爲爾輔。在理爾當毋負媼之盛意。』伊梵仍搖首

不之可。子爵此時欲力挽之行，伊梵力縮其腕避去。子爵曰：『傷哉伊梵！汝固孝，然傷心過甚，足戕其生。留此一身，以慰若親，不甯可乎？』百種諄勸，伊梵終不可，亦不答。二目堅視獄牆，問之，終不應。子爵計力挽之行，伊梵必弗善，哭而過市，見者將如何？乃趣行，强寘伊梵車中。車轆轆行，而伊梵極力求下，顧不可得，則亦默然就道。

既至，子爵即引伊梵見媼。媼狀甚仁惠，衣緇似持服，然氣概甚華貴。少須，紉人至，出製成之便服，令伊梵易著。先浴其身，令潔，始加以麗服。方伊梵就浴時，狀如恆，無有駭羨。少須已遁，於是子爵奔逐，至於獄垣之下，果得伊梵，仍捉歸。伊梵大號曰：『法蘭西！汝作如是謬戾，我決不從爾！我必守此獄下，俟我父……』語至此，慘然不能出口，乃大哭極悲。哭時尚曰：『爾輩堅苦我，我必決逃！雖百往返無憚！』每發聲悲，必加以誓詞。夫以八齡童子，乃愎戾至於是，爲西人所創聞。於是媼大駭，不能聲，久乃曰：『老媼之意，本圖結歡俟。若此童子者，甯老媼之力所能覊勒？』子爵曰：『夫人勿怏怏。此子出之蓬蓽中，殊寡敎育，竟不審人間有禮節。然其摯孝出之天性，亦非恆人所及。彼方處憫凶之中，

衞此道拾之棄物。』媼又購取伊梵宜易之衣服，納之小笥。更以人伺伊梵，勿令更逝。故獷悖無倫。若逾難後，尙可加以雕琢。』媼曰：『我第爲侯爵之故，必苦心保

默而朋火車以遲明開行，子爵及披忒魯夫納親送其登車，後遂同歸庫拉拉。伊梵者，至第一車站，卽思遁。竟爲人得。然怒拳抵拒，猶獷如野人。至第二站，伊梵又欲遁。而媼已以貲倩車中人助守，車人且允嚴約直至默而朋。迨車至斯賓塞爾街車站，已入默而朋矣。守者微怠，以爲伊梵必不逃。伊梵乃乘車人紛擾之間，捷出於道，剽如電疾。時囊中未有一錢，而歸家之道，亦知火車行可十八句鐘，果伊梵年事稍長者，必知五百英里之路，無貲必不達。然伊梵年幼，而又念父母一死一囚，爲人生至哀極慟之事。但向獄門一步，卽近吾親一步。此外，都不之省。方其初脫車站，但計能免追者之手已足。既而迴顧無人，則坐而少息，遂定其回獄之嚮。

伊梵者，初不知行路之難，惟窶人子，知識較人高。四顧無助，知一身之在天地，直一秋蟲欲僵耳。既無敢進而問人，則又不能自辨其途轍。且飢且疲，二

跌復痛。蓋自有生而來，第一次著革履者，以不覊之足受履，五指擠集，痛且莫忍。思欲赤足而行，既見行人無赤足者，遂亦不敢去履。飢疲及痛三者交集，然威不能奪其戀父之心。伊梵之意，僅有一線，謂「必赴埃地勒地省我父母」十字而已。此外一無所計。卽有甜蜜穠纖之境，威不足奪。

尋得奇遇，忽見有三數人聚於河次吸煙。伊梵初不顧聞其語，顧無聊中，偶爾傾耳。中有一人曰：「吾明日卽欲成行，迨晚可至機籠。」有人答言曰：「汝欲歸埃地勒地耶？」其人點首。問者復曰：「吾殊不解爾何爲必入寂寞之鄉？」其人曰：「吾於是間固有友。」伊梵聞言心動，自念其人所趣地，正與吾同，因進與其人語曰：「是間赴機籠，道里如何？」其人愕視久曰：「機籠者三十五英里。童子問此何爲？」伊梵曰：「我欲赴是間，敢問道途所出？」其人曰：「汝欲以行脚出機籠，汝脚足恃耶？」伊梵曰：「可！請君示我以嚮，我立行。」其人起立，引手四指，機緒至煩。然伊梵幸識其所言，得兩地名，爲此間行赴機籠必出之道，一爲瓦拉比，一爲清福車站。自念得此兩地，可以徐徐更問，於是遂行。道中遇人，輒問瓦拉比。人以其道邇，遂亦弗疑。蓋每問行人必答而心則

滋失其狀。

少須出默而朋大城，悉力前趨。一至空曠之地，四望無人，則踞地去其履，以履繩交紏寘之肩上，復納韈囊中，昂然輕逸，顧終日乃未得食，而赤日如炙，其在城中奔赴已逾數里，此時去城復遠，時時思息，而心中念父逾切，竟不能自止。有時自思苟不趣前，父且莫見，則力奔。已而復計，若狂奔者必速疲，疲何能步？於是極目向天涯而步，初不後顧，而亦不計路之遠近，及能至與否。但覺死父之纍，已高懸天末，吾必以！見父爲止！而飢疲二事，初不遑計矣。

夫以伊梵之蒼皇上道，心驅之也。官骸百體，咸不從令。天色未昏，而伊梵已木强不能前。迨既木强，遂淹然仆於地上。可數分鐘，茫然如無知覺。更五六分鐘，已醒。乃引足微步，至於樹陰。既至，則又奮決其心更前。心顧如是，而二目已昏，遂寢於樹下。已而太陽移影穿樹，直射其睫，伊梵仍昏睡莫動。蓋此童子自火車站脫身至此，已二十英里；飲食之屛，可二十點鐘，昏寐乃同死人。後覺有人力抱其軀，始覺百無所見，但見紅暈中爲黑影搖動。忽聞有老人作聲曰：『吾以爾爲死矣！汝究如何者？且何由至此？』伊梵目光少定，似見有一人負

囊於背，鞠躬視伊梵。伊梵以手拭目，然猶覺目前青紅交雜作圓圈。少須，見人形矣。此人，為澳洲所常見之人，臉為陽光所侵，作黑色，髯垂其胸，著吉莫靴，不領，而衣荷蘭絨外衣，冠廣簷之冠。伊梵曰：「我睡，非死。」髯叟曰：「知之。顧汝何為睡於日中？此絕可危。且爾胡來？」伊梵曰：「吾來自默而朋。」髯叟曰：「我適將歸默而朋，爾亦知此間去默而朋遠近否？」伊梵曰：「殆二十英里。」髯叟曰：「否，可十二里耳。今爾安適？」伊梵曰：「將赴機籠。」髯叟曰：「路中安從得憩？」伊梵曰：「未知也。」髯叟大異，即曰：「更行五里，可得車站，以爾之年，車夫或容爾息於車站。且爾至機籠，若家在是耶？」伊梵曰：「否。」髯叟曰：「然則安居？」伊梵曰：「遠矣。」此時至不願答髯叟言；防隱情一洩，人人將加憫恤，滯其行。髯叟曰：「汝於途次，宜作數日留。」伊梵曰：「吾於一二日間必至！」髯叟下其囊，自納其煙，問曰：「汝曾以糒行耶！」伊梵曰：「未也。」叟曰：「飲矣。」伊梵曰：「然。」叟復啓其囊，出麵包及肉，佩壺出冷茗，因曰：「汝飽食之，勿為吾留。吾今晚可至默而朋。」復從囊出刀，切肉及麵包，授伊梵。伊梵大嚼如狼。叟以指拈伊梵之領曰：「茲為新製，以理度之，必有人將護汝，

汝何由一身獨行?』而伊梵者,不能妄語,且不能虛搆其事,乃不答,恣食其糒。叟亦弗問。伊梵食已,遂飲茗,納壺於叟。尙有餘肉及麵包,叟仍納之囊,背之,且曰:『爾不言固不與叟事,然我甚奇爾之踪跡!』起立,尙久視伊梵不已,復曰:『前去車站可五英里,二句鐘可到。以吾料之,必容汝假息,度此夏夜。』伊梵遂起,拾其履,仍寘之肩上,即聾叟所指處首途。聾叟曰:『童子,汝乃傲蹇至是,奈何不與長者爲禮?』伊梵果迴首曰:『謝丈人!』遂直趣長路而去。聾叟以手搔髮,目送伊梵,後亦行。

伊梵行次,前顧己影,漸長,日西而長影倒其前也。可一百碼,已而漸沒,夜色亦漸起。此童子家居時,初不少息,肢體軀幹至勞動,無甯時。然以今日行路之艱,亦僅能匍匐而前,無復腳力。遙望前途,路曠人稀,更增寂寞。已乃沈黑,不能辨道。星光疏疏,僅辨微徑,遂至車站。而獰狗吠聲如豹,伊梵趦趄不敢前。果此子生於城中者,遇此境地,心膽將都裂;伊梵生長鄉間,竟不之畏,即在田間草茵厚處露臥,轉以爲適。仰空四顧,闃無人聲。再望車站中,燈光漏出圭竇。人聲既靜,狗亦不嗥,但遙聞馬圈中數馬蹴蹈鳴嘯而已。天光微曉,忽聞有人放

豕聲，鳥聲亦嘩於林末，狗之吠聲復作，伊梵遂起。過一人家，人尚閉戶，伊梵坐其闌干下，待主人啓扉乞食。然亦不覺以行乞爲恥，但圖得生存此身，能見死父足矣；若餒死者，又安得見。晨曦甫動，已聞屋中有人行步聲，則一支那人啓關，以壺水沃園蔬。其人且灌園且覘伊梵，伊梵亦不之問。逾一刻鐘，屋中人聲逾喧，狗亦出戶。伊梵知其中必操獵業，顧以飢故，亦不畏狗，遂越馬圈而入。支那人問曰：『童子何求？』伊梵曰：『正欲求食。』支那人曰：『爾向廚門，庖人必能贍汝。』時庖中有婦人，方取牛乳，因以一器授伊梵復取麵包及冷羊肉與伊梵，曰：『汝將安適？』伊梵且食且答曰：『機籠。』女曰：『須行經日始到。』因又取麵包一巨塊及羊肉曰：『此授汝道中爲行糧。』復取淨巾裹以授之，且與親吻爲禮。伊梵一生初未覩此慈惠之人，矧身在難中，益形感動，不期淚隨聲落，作欷歔聲報此婦人。婦人曰：『爾年幼人，胡能涉此長道？』方欲爲伊梵振襟，聞主人呼聲，則立奔而入。

伊梵邐迤出門，向機籠行。然長日行道，前望都無所見；但覺有囚父獄牆一片亙其眼中，其心殆望此獄牆如天上淸都，到卽宅心之所。實則一片獄牆，

又爲其心愛者老父待決之場，在勢正有萬種傷心。而伊梵乃聚其精神願力，一往於是間者以爲世界之大，偉有此間，爲己所屬心，則二親括髮關械於其中者也；蓋此獄牆如燈，而伊梵之身則如蛾，雖遠隔百里千里，亦將一撲其中爲快。陽光如炙，赤足行道，足繭且焦。迨晚，已至機籠。既至城中，覺其間居人之待伊梵，尚不如野犬。羸憊已極，仍不居城市，遂及郊外，出餘糧食之。此日宿於草間，隱隱聞海潮聲，則知此地瀕海也。取乳之婦人授糧至足，計明日可無飢餒之患，心爲釋然。明日視其肉，則奇臭不可忍，而麵包爲其所染，亦臊不可咽，咽卽欲噦。時道間沿路均有奇景，伊梵生長野次，目熟溪山，亦深解其趣。而此時戀父之心，但覺有獄牆一片，懸其眉睫，外此都無所見。顧天下執持堅操之人，心固無窮，而力則有限。矧地上爲驕陽所炙，其熱如炭，飢腸雷動，尤莫能支。焦渴乃不可忍，尚咽淚强力前進。淚漬其脣，則以舌舐，用其鹺質，少止其渴。迨足疲力弱，不能進，則又大恨人生荏薄至此，乃堅定己見，猛進無餒。已至一處，疲極不能與。距一里之遠，似見綠陰；謂得林陰，吾力或尙可蘇。然至林間時立仆，覺四肢皆痛楚不可耐，則又奇哭，心中漸覺失望；自計羸憊，故鄉安可到？而

因父又安能見？其始獄牆一片招引其前，今則已身若向牆後卻矣。夫以八齡童子，用獄牆鼓舞其氣機，使之奔赴，所挾持之具已至危殆。今並此而奪諸其目中，則難堪之狀，已非人所喻。腦中既受陽光燔炙，暴痛如裂，益以肢痛腹餒，尤不知更行幾許方可得食，輾轉悲涕，暈於林下。然尚強起，二足同僵。因自念：更行必不達，果此林下無行人，或行人不復省我，則亦必死！嗟夫父母兒命已殆，今亦聽天所授耳！乃曲肱臥於林間待死。夢境之間，似宛宛臥於其父之肘上，似出其小手撫摩其父囚服之上，覺百痛皆忘，志願至遂。

睡夢間，忽聞有革靴聲行近林間，去身至近，立而作駭愕聲。既醒，見一人，即前二人在河次坐談之人。伊梵自念得見其人，則不至有失路之險，乃大悅其非誤。其人口中吸煙，汗被其額，曰：『汝不言到機籠耶？此地去機籠已十五英里。』伊梵曰：『童子所期者在埃地勒地，非止機籠。』其人曰：『汝即以行脚往耶？』以伊梵兩趺均破，爲是人所見，且有細石陷入創處，聞言起坐，揃視其足，以指剔細石出。其人曰：『汝更欲以赤足行者，則眞蠢蠢！然我亦不能令爾喝死於此。顧吾生所遇佳運，以見汝爲極！我行十五里於毒日中，距前途尚

十五里，能背負童子而行耶？童子殊可惡，今無術矣！汝試伏吾背，吾背汝行。顧汝二脣欲裂，是必焦渴。』因出巨壺中冷茗，爲日所炙，其味甚辛，伊梵仰而大吸。其人曰：『勿爾！』因以手引壺，不聽盡吸，曰：『汝且飲且漱，令涎生於口，較諸狂飲，爲益滋多。』伊梵飲已。其人曰：『汝渴似解。』伊梵曰：『吾病均瘳！』語竟欲起。其人哂曰：『汝瘳耶？非吾之運蹇，不經此林間，汝尸當爛！』因斜睨微微作詈狀。語次已伏身於地，謂伊梵曰：『小鬼，汝撲吾背！』伊梵力起，果伏其人背上。其人數聳其肩，遂行，口中言曰：『吾運乃奇劣！一生操作，已羸吾肢體，不圖上道，亦必馱人而行！』且詈且行，可六句鐘之久。及晚宿於人家。主人亦仁惠，款此二人。伊梵居此人家，腳痛幾二日。明日遇茶商，載之車中，至巴拉拉得。伊梵問途，知逾五分之一，然在道八日。顧此數日，將息久，且趁車得食，腳痛良已。既至巴拉拉得之明日，破曉卽行。心中自念，途雖五百，然吾行已百里；此四百里者，奚不能至？

沃野千里，林樹叢雜。幸時時遇人，周以飲食。雖飢渴交偪，而靈魂及軀殼，尙足併合。方在默而朋首途時，月光剛下弦。逾此七八日，輒以夜行，一身恆處

於長明燈之下。晝來狂熱，擇林陰而睡。夜中起行，月皎沙平，乃見一童子之影，踽旅冒幽輝而行，其景殊奇幻。迨月光已盡，則又行諸日中。行道者憐伊梵，恆與食飲，惟問其途之所出，則咸怪駭不可狀。一日去埃地勒地僅一百英里，有人問以何來，則答自默而朋。人以爲妖，人將執而囚之，且馘其耳。幸有騎士至，其人自道中熟聞其事，見衆將馘此兒，則駐馬問曰：『此兒非自默而朋長行，赴埃地勒地乎？』衆曰：『彼自言然。』騎士曰：『然！然！我自長途涉此，言人人同。』衆聞咸稱其奇孝，則爭挽其留宿。明日騎士前行，隨地揚伊梵之孝行。以後五日行道，竟有人延迓於道，以田車載之，飲食皆備，惟自隱其名，不以實告；但言吾父受囚，吾將往省吾父，其他一無所言。伊梵之狀既不揚，益以敝衣，固足取憎，然人人聞其孝行，則又加以延接。

既至埃地勒地之一日，亦一茶商以車載之而至。時適在夜中，伊梵望埃地勒地，大類回回人之至麥加，並千山萬水得聖地矣。明日遲明，即至獄牆之外，見前日所踞之亂石，石狀依然，乃坐於石上。時四無人聲，曉光初上，始續續見行人。已乃大集，似有所俟。伊梵獨坐，初若不見有人，垂首於胸。忽聞衆聲大

呼，見獄中有黑旗陡上，心中不審何狀，則戰不能已。但聞有人言曰：『此人已矣！』伊梵趣問：『此人誰耶？』其人駭曰：『此卽伊梵來斯之兒，趣擒之！』伊梵立遁。

俄人見有一童子，匐匍於地上，則大咤，語子爵曰：『汝眼明於我，然我固瞶瞶，或不至於謬誤！』子爵以目從俄人所指處遙矚，亦大駭曰：『此不幸之童子，乃復歸耶？』俄人曰：『誰則審之，汝觀此童子固無誤乎？』二人語已，力趣而行。果伊梵也，顏色枯敗，衣服破碎，蹩而力前，色慘白如垂死狀，目眶純黑，脣裂作藍色。伊梵行次，初不審人，非子爵徑前拊其背，則已交臂而過。子爵曰：『伊梵！何由歸？汝居默而朋，胡至此？』伊梵曰：『吾力行歸耳。』子爵復駭曰：『汝乃以行脚歸！歸自何時？歸且何事？』伊梵曰：『吾不忍吾父！我意父何適者，吾亦何適，父子萬不相捨！』子爵大感動，跪於草間，力抱伊梵曰：『汝今何圖？』伊梵曰：『我歸庫拉拉。』子爵曰：『庫拉拉中安有人省汝？』迴顧俄人曰：『焉置此童子？』俄人搖首不能答。子爵以法語語俄人曰：『彼父於禮拜三中已伏刑，遺孤僅有此子。此子摯孝而有膽幹，吾萬不忍聽其槁死於是！』

又手搯伊梵，操英語曰：『憨兒胡不安居默而朋？竄逸至此何爲？彼間樂，汝就之可得生。吾固處汝以善地，俟必欲納爾於學中，學成將爲良士，汝何不悅？』伊梵曰：『彼何爲令我割棄我父！我心焉能捨我父者！設以法蘭西處吾境地，必且如我。天下萬萬無人能忍其父之死，自擇善地以生，吾決爾亦必不爲！』子爵曰：『悉汝所言，庫拉拉決不能歸。今見父之願已償，能從我去耶？汝家固無人，我復爲爾良友，汝或愛我而從我。』伊梵曰：『可。』乃出其泥汙之手引子爵，作欷歔聲，但未縱聲哭。子爵遂起，引伊梵行。三人此行，與庫拉拉永訣矣。

——節錄林舒譯雙孝子噀血酬恩記商務印書館——

親恩歌（一）

虞汝明

我今未說淚先零，難報爺娘養育恩；自是斷腸談不得，斷腸談與誰人聽！十月懷胎兒欲生，牙關緊閉眼睛昏；直從剪下胞衣後，再過三朝纔是人。撒得渾身尿屎來，爺娘忙把破衣揩；略無半點憎嫌意，洗滌勤勞日幾回。聽得嬌兒哭一聲，翻身就把手來擎；只愁伸縮驚兒覺，自己何曾睡得成。大雪紛紛臘月天，偎頭偎臉抱兒眠；只因乳是孩兒

吃，徹夜開胸在外邊。幸得兒生兩歲零，扶牆摸壁自能行；只愁跌破頭和面，掛肚牽腸不放心。六七齡時要讀書，經營脩脯費躊躇；現成茶飯朝朝奉，道是吾兒辛苦初。孩提轉眼已成人，食愛肥甘衣愛新；但願吾兒知愛好，自身粗草也甘心。如何容易得成人，費盡爺娘萬苦辛；娶婦入門看習慣，暗添白髮數莖新。寸寸絲絲總是恩，誰能描得半毫眞？蓼莪縱使能描畫，只好依稀一二分！

親恩歌（二）　闕名

慈母懷胎十月時，高低踏步恐傷兒；子將此意終身記，正己尊親兩不虧。孩兒作熱與顛寒，恨不摳心擺肺肝；父母倘然煩惱處，也須百計去承歡。怒來嚇鬼與驚神，一見孩提滿面春；爲子也須常若此，對親莫帶半分瞋。抱兒敎語學聲音，笑罵爹娘也快心；他日堂前來聽訓，縱然杖責莫呻吟。爹娘兒子莫分居，試看刑曹滴血書；更有不堪離異處，一聲啼破脫胎初。兄弟原來本一根，天生枝葉好扶撑；若思割裂分家計，便是推開父母恩。富貴貧窮在此身，王侯隸僕不相因；勸君窮莫呼親怨，富貴無忘生我人。孝道常移夫婦情，勸君獨認二親明；夫死婦亡重嫁娶，那能親歿再投生？父母原來樹木同，那能免得落秋風；勸君盡力生時養，死後悲啼總是空。七尺身軀世上存，終天難報二

人恩；勸君葬祭勤時節，常到山頭掃墓門。

親恩歌（三）　清孫念劬

豈不深知父母恩，世間那有鐵心人？只因看得妻兒重，沒得工夫到老親！漫把錢財米穀論，此身亦是父娘身；如何毫髮能私得，你是雙親什麼人？兄弟原同一樹栽，專心供養莫相推；譬如孤子無兄弟，更向何人推卸來？縱然牲鼎祭吾親，不及生前菽水眞；打罵來時陪笑面，庭幃歡喜一家春。莫怪雙親說話煩，但須忍耐博親歡；老人總爲兒孫計，我到衰年也一般。可曉雙親手內貧，要穿要用懶求人；莫因親未分明說，做啞裝聾不作聲。要一分時討一分，誰人常有許多心？勸君六飯三茶外，還要供親幾兩銀。戲綵承歡自古聞，但求父母意歡欣；縱然體貼能週到，猶恐芳樽對夕曛。誰人不具好心腸？貧苦人家孝益彰；但得吾親能飽暖，自身凍餓又何妨。不識親恩看養兒，千辛萬苦不推辭；試將愛養親兒意，愛養雙親到老時。

至情錄前編終

至情錄 中編

目次

論孝上

石成金天基

人能孝順父母，就是天地間第一等好人。人能孝順父母，就是天地間第一等好事。若不能盡心竭力孝順父母，雖有各樣的好事，總比不過這一件。天地間的人，無論貴賤賢愚，那一個不是父母生成的？我今與你們說父母，你們也知道有父母。與你們說孝順是件極好的事，你們也知道孝順是件極好的事。怎奈你們孝順處少，不孝順處多，這是甚麼緣故？只因父母生養你的大恩，

你們還不十分知道。雖有些孝順的良心，卻逐日被貨財妻子虧損去了。

你仔細想想你身子是何人生的？就知道父母之恩，時刻不可忘了。你仔細想，你身子如何長大？全虧着何人撫養？就知道父母之恩，時刻不可忘了。你仔細想，你心性知南識北，賴着何人教訓指引？就知道父母之恩，時刻不可忘了。所以古人將父母之恩，比同天高地厚，原不虛也。你只想父母生個兒子，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也不知受了多少艱難勞苦，擔了多少憂愁驚怕！即如偎乾就溼，出入提攜，行走坐臥，痧痲痘疹……不知用盡了多少精神！若是見兒嬉笑，心裏就有許多喜歡。見兒啼哭，心裏就有許多煩惱。自己未曾吃飯，先怕兒子肚裏飢餓。自己未曾穿衣，先怕兒子身上寒冷。時時防兒有病，事事要兒常安。巴得長大成人，就代你延師教訓，不惜銀錢定親婚娶，多費資財。期你興家治業，望你立志成人。若是兒子有些疾病，爲父母的，不說幼弱難養，反怨自己調理失錯，就日夜焦心，急忙去合藥求醫，恨不得將身替代。你若出外遠行，爲父母的，日常牽心掛意，夜常睡夢難安；就是早去遲來，還要倚門懸望。總而言之，爲父母的一生一世，經營算計，那一件不是爲兒女的心腸？若教得像幾分人，

父母便不勝歡喜。若教得不成人，便死不瞑目。可憐父母的精神心血，都費在兒子身上！及至兒子年紀長大，要知父母日漸衰老，如此深恩，急圖報答，尙恐不及盡萬分之一！你們爲子的，各人細細想一想：可不趁早孝順麼？

人若不知父母的恩愛，但看自己撫養兒子，同此式樣：知道自己養活兒子的劬勞，便知道父母生長自己的恩愛；知道自己責成兒子的心腸，便知道父母指望自己的主意。常言道，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父母受了千辛萬苦，也只指望兒子孝順，有個後望。我看今世的人，將父母生養你，敎訓你，婚配你，卻似該當的，所以不能孝順。試看那烏鳥也曉得反哺，羔羊也知道跪乳，禽獸尙能報本，那有爲人反不知孝順的理？人若不知道孝順，反不如禽獸了！

凡人在初生之時，一刻也離不得父母；半載週歲，認得人的面目，在父母懷中便喜，若別人抱去便啼；自三四歲以至十四五歲，飢則向父母要食，寒則向父母要衣。以前時日，人人皆知道親愛父母，及至娶了媳婦，添了房中許多恩愛，就與父母間隔一層了；及至生了兒子，又添了眼前許多恩愛，又與父母間隔一層了。若遇着賢孝的妻子，就是家門之幸。遇着不賢孝的妻子，這個在

枕邊說公婆的是非，那個在膝前說爺娘的厚薄，三言兩語，蓄積心頭，反覺得父母有許多不是。日深月久，妻子漸親，父母漸疏，妻子漸厚，父母漸薄，止知房中妻子是自己的，把兩個老人家丟在堂上，冷冷清清，全然不管。絕不思你當初十四五歲以前，何曾有妻？何曾有子？那時候懷抱你的是何人？衣食你的是何人？噫！照這樣良心喪盡的人，眞正不如禽獸了！今人不孝順的事也甚多，且將眼前的，說幾件與你們聽。假如父母要你一件東西，値些甚麼？你就生一個吝惜心，不肯與他。要知你的身子也是父母生成的，何況身外之物麼？父母吩咐一件事，沒甚的難幹，你就生一個推託心，不肯從他。要知死亡尙且不避，何況是勞苦的事麼？又何況是容易做的事麼？父母說了你幾句，或罵了你幾聲，或打了你幾下，你就生一個瞋恨心，不肯服他，甚至反面相向，怒目相看。要知道你奉承勢利的人，無所不至，就是被別人罵，別人打，也有甘心忍受的；只到了自己的父母，便生瞋恨了。你何不將那奉承勢利人的念頭，來奉承父母，性氣自然平和了。況且父母因你做的事不好，纔說你，罵你，打你，這都是敎訓你學成好人。就是老人家做事顚倒，說話瑣碎，以非理相加着你，你還要歡喜承

受,何況教訓得正麽?又有一等人,背了父母,只愛自己的妻子;丟了父母,只疼自己的兒女。你何不將愛妻子的心腸愛父母呢?疼兒女的意思疼父母呢?古人云,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則無有不孝。若不回想一想,何以爲人?(人肯將趨勢利私妻子的心意十分用一二分到父母身上,那個不是孝子?)至於不幸生母早亡,遇着繼母,就以爲不是自己的母親,情誼疏淡;甚至紛爭吵鬧,心懷仇恨,把繼母比做路人看待者有之。(人能孝順繼母,纔是眞知孝道。請看二十四孝,頭一位,便是大舜事繼母。)又有父母不和,爲子者偏執意見,不能調和感化者。又有父母有過,兒子當面斥非,背後議短者。世上不孝順的事還多,不能盡舉,即此可以類推。

孝順父母的道理,人人須要盡心竭力。大約孝順父母有兩件事,一要養父母的身,一要安父母的心,待我分別說與你聽。何爲養父母的身?人家貧富貴賤,自有不同,各人隨自己的力量,各人儘自己的家私。父母飢,則進食。父母寒,則進衣。有一樣好飲食,就思想與父母吃。有一件好衣服,就思想與父母穿。有一處好房屋,就思想與父母住。有一般好器物,有一個好僕人,就思想與父

母使用呼喚。冬夏晨昏，俱要誠心照管。凡事俱要小心恭敬，一意喜歡。逢時節以禮慶拜，遇生辰以禮祝賀。古人說得好，得爲而不爲，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然而養身條目，我今約有四樣，一是飲食，二是衣服，三是起居，四是疾病。飲食的事，爲人子者，那個不欲竭力珍饈，羅列甘旨。若是個富貴人家，何難措辦；若是家業淡泊的，便心有餘而力不足了。要知古人說得好，菽水承歡，蓋爲貧賤者言也。就是家常的菜蔬，只要鹹淡得宜，生熟中節，不敢潦草，然後敬奉。略有好食，先進父母；至於自己，粗糲俱不計較。要奉得父母歡喜，就是盡心。大約年老的人，脾胃自然虛薄，飲食難得消化，進的食物，須要燉得熱的軟爛的，香美的，方纔有益。凡是生冷粘膩堅實難化之物，不可與食，新米新麵傷脾之物，亦不可與食。頓數要頻，食不可過飽。這飲食調理，爲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衣服的事，爲人子者，那個不欲錦繡細軟？但富貴人家，便容易製造。若是寒儉之家，何能如意？只要冷暖合宜，奉得父母歡喜，就是盡心。大約年老的人，氣血自然衰弱，身體未免不耐寒暑，未曾冷先就怕冷，未曾熱先就怕熱。冬月衣服內棉花，每年要換新的，去舊的。薄棉襖要做兩件，秋冬來漸漸加添，春煖時漸漸

減去。霜冷之月；若有煖閣輕裘，固是上等，如不能的，就是布被布衣；只要溫煖。至於晚間，宜將湯壺放於被內。再如夏月夏衣，須要涼爽；凡有汗者，頻頻洗換。這衣服調理，爲子者，俱要放在心上！起居的事，爲人子者，須要時時照看。凡是江湖風浪，危橋險岸，絕早黑夜，雨雪霜霧，俱不可任父母輕往。凡是喪祭鬬訟憂愁的事，俱不可任父母輕到。至於勞心費力的事，俱不可任父母去做。若遇歡樂安逸的事，不妨勸父母去行。再如父母性所喜好的好事，亦勸多爲。其行住坐臥，俱要照管扶持。只要得父母安穩自在，快活過日，就是盡心了。這起居調理，爲子者，俱要放在心上！疾病的事，爲人子者，須要加意調攝，小心扶持，請名醫用藥。病中煎製湯藥，進奉飲食，俱要自已親爲；不可盡委奴婢。切不可生一個懈怠的心，只想你在幼小的時候，有了疾病，爲父母的，不知替你調理了多少，你今日可有不盡心的理！試看當日漢文帝母后有病，湯藥尚且親嘗呢。父母有病，萬一作汙床褥，爲子者，俱要勤勤洗換。切不可生一個嫌惡的心，只想你在懷抱中，便溺糞汚，爲父母的，不知替你潔淨了多少，你今日可有嫌惡的理！試看當日庾黔婁爲孱陵縣的縣官，因父親有病，尚且嘗糞憂心呢。這疾

病調理，為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再如人家媳婦，賢愚不等，須要常常查考事奉父母如何；不可但看眼前的慇懃，不顧背後的怠慢。若有兄弟幾個，大家孝順供養，固是極好的事，倘內中有不知孝順的，各人只管自己盡心竭力，不必扳扯輪流養活。要曉得父母多吃得你的一碗飯，多穿得你的一件衣，就是你盡得孝心，原不是你吃虧的事。古人云養爺的不窮，欠債的不富。再者父母年高，不可遠離，左右寢歇處須加定省。上四條說的，便是養父母的身了。（嘗聞前輩云，婦人孝與不孝，多半在乎丈夫。有丈夫不知孝道，婦人能孝，且勸化丈夫亦孝者，最為難得。有丈夫尚知孝道，婦人不賢，專唆撥丈夫不孝者，亦屬少見。大約丈夫孝婦人亦勉盡其道；丈夫不孝，婦人即不知所為。可見要得婦人孝敬公婆，全在自己先孝父母。如果真孝，縱遇不賢之婦，漸漸也發天良，所謂夫唱婦隨，理本如此。但世事真偽不一，亦難保無當面殷勤，背地怠慢者。此在為官遊學幕客商旅人等，尤當隨時加意，察言觀色；一覺有些不妥，務須調停善全，切勿躁心用事，方免老人受苦。若是繼母或嗣父母在堂，更休托大。）

何爲安父母的心？凡事要聽父母敎訓，做好人，行好事，不可越理犯法，惹禍招災；大則揚名顯親，小則安家樂業，父母心中纔得歡喜。爲何孝字連個順字？爲子者須要時刻把父母的心細細體貼，着意尊敬，不敢有一些衝撞言語聽從，不敢有一些違拗；不但承歡膝下不違逆，就是父母未在面前，所作所爲的事，略怕父母躭憂的，提起父母的念頭，便急忙改正，惟恐虧體辱親，這纔叫做孝順。再如處繼母之變，雖然是繼，實與母同，至於養母庶母也都是母，總看父親的面上，須要隨處盡孝。父母上邊有祖父母，須要體貼父母的心一般孝敬。父母下邊有小兒女兄弟姊妹，雖不同胞，總是一氣生落，須要體貼父母的心，好生愛養。古人云，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正是此意。或有父母互相爭鬧，須要委曲調停，不可偏生向背。或遇父母有過，須要和顏悅色，下氣低聲，從容勸解。若父母不從，徐圖感悟之法。萬一父母動氣打駡，只認爲子者有未盡理處，須要安心忍受，曲意奉承。自古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要令父母在生一日，寬懷一日，這便是安父母的心了。

凡爲人子者，要知自已日長一日，父母日老一日，若不及時孝順，及至父

母去世，縱有三牲五鼎，父母全不看見。語云，子欲養而親不在，追悔也是遲了！最恨今人卻有一種議論，說爲子雖該孝順，也要看前親後晚，父母待子如何。此等邪說，陷人不小，斷斷不可聽他！縱使親晚嫡庶間，父母有些責備，畢竟是爲子者有不盡理處，須當更加敬心誠意，和顏悅色，再無不感悟的。父母萬一有先去世的，單留鰥父寡母，全要你爲子者，加倍體貼，不致寂寞孤棲，纔是好子。我看今人，只知攜自己妻子，入房團聚歡樂，全不思念到老親一人，怎樣的悽慘苦楚！其在風雨寒暑的時節，更是難堪！爲人子者，若不存心體貼，辜負養育大恩，試問生子何用？總之，世上不孝的人，病根在於好貨財，私妻子。卻不知道自己身子還是父母生養的，一切家產貲財豈可視爲己物？就是父母年老，把家事託與兒子，子掌管，也要一錢一物交父母看見，一出一入聽父母吩咐。自古道，父在沒子財，那有兒子抱管父母的道理。至於自己妻子，誰人不知愛重？但要知妻子是後來的人，若不是父母生下此身，焉有這妻子？況人若失了妻子，還能有個妻子，傷了父母，那裏再得個父母來？人一思想到此，豈不悚動良心？至於父母亡後，乘時葬埋，其祭奠自有當盡的道理，全要一點至誠哀慕的

眞心，不在外邊的擺佈與體面。貧者量家有無，不當妄費。富者隨分盡情，勿得越禮。縱年深日久，須當帶子孫春秋祭掃，常常思念父母，事死如事生，纔是盡孝。

論孝中

顏茂猷光衷

有子說：「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孝弟，關涉甚大，橫的縱的，往古來今，無邊無際的，都是這箇物事。然須曉得孝弟的是何物？所以孝弟的，是甚麼根苗？人於天地間，一氣耳；自有宇宙以來，無日不生，都是活活的。仁者，活也；我手足活時，便知痛癢，痿痺處，便不知痛癢。天地萬物，看那活動的，青翠的，跳舞飛躍的，呻吟鳴叫的，便觸著我懷抱，便有生意。疼痛與他相關處，所謂仁也。吾身活處，從何得來？跟著這精氣，而精氣非我自家；跟著這形色，而形色亦非我自家，都是從雙親分剖的。試看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養的是母胎，茹的是母血，這裏自家原有軀殼否？一旦離裏出懷，纔有性命。然何處不傍著父母？試看小孩子家，終日醒，亦醒著父母，終日睡，亦

睡著父母;終日歡歡笑笑,啼啼噑噑,都是歡笑啼噑著父母。捨父母,則一籌不展,一情不立,這裏自家還有軀殼否?這便是一堂的生意!合一堂爹爹娘娘哥哥姐姐弄這小孩子;小孩子一味無東無西,依著爹爹娘娘哥哥姐姐作一塊——那是爾恩?那是我怨?那是爾是?那是我非?豈不是渾然一體!這便謂之仁。仁者,人也,原合父子兄弟爲一人者也。迨後稍長,便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種跑跳的意思;不傍父母喜怒,自家有一種戲耍頑抅的意思;不傍父母食息,自家有一種想佳味求便宜的意思:豈不是我體日現,漸漸與親隔了?而爲父母者,復不勘破此機,挑他撥他,惟恐他不入了世情,不成了我相,凡事則譬之曰:『我的乖乖!我的乖乖!』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了。他日,便成了伐善施勞,矜名飾節的氣象。對兄弟則戲之曰:『這是我兒,這是假兒,這得我憐,這不得我憐。』便引動他妬忌根彼我根了。他日,便成了妨賢娼嫉,同胞不和睦的氣象。遇食物,則戲之曰:『我的要多要多!』便引動他饞口根,貪婪根了。他日,便成了爭田爭貨,受賄納賕的氣象。遇少有得失哀啼,則語之曰:『誰惹我兒子?我要打他!』便引他很戾根,恩怨根了。他日,便成了背公樹黨,陰鷙鬬害

的氣象。這等氣象，漸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子矣。何也？父母亦不能盡是好言；亦不能盡是憐惜，物食亦不能充量，恩情亦不能無得失也。於是向之所以教其子者，皆爲還向父母之具，家人父子間，便有爾非我是的意思。謀事而當，而以之自多也。一惹物議，而曰吾父母實然也。房戶之間，笑語之內，恩恩怨怨，贏贏輸輸，不可勝道矣。是牛李洛朔之黨，即家人而已然，而揖讓爭篡之局，自一堂而遂分也。而況外誘驅馳之，婦言熒惑之，子女及僕從慫慂之者哉！若是而可爲仁否？自家如此，而能與他人忘物我，齊順逆否？間有一二知義理，有志氣的人，硬著要孝，硬著要弟。然無始以來，習心習氣，難平難釋，故百般沖下，忽現傲惰根；百般奉順，忽現彆拗根；百般推讓，忽現我能我會根。此根不徹，精神氣色，倏忽流露出來，父子兄弟必有默窺其微者，便不能歡歡喜喜，渾然無事也。故孝弟是無皮殼的物——有皮殼的，終鼓舞不上——此無皮殼的，便會達之天下。何也？無我也，忍辱也，善下也，不言而飲人以和也，此皆在一家則一家動，在天下則天下動者。是故東叫母，西靠子，一一撞著孝弟，則必思所以撫喻之；老無告，幼顚連，一一撞著孝弟，則必思所以終養之，行役之人，邊戍之

士，不遑將父將母，一一撞著孝弟，則必思所以休恤之；鯤鮞胎殀，將雛翼卵，草英木秀，帶根罥芽，一一撞著孝弟，則必思所以濡沫之，全護之。如此種種靈活，眞個是叫天天靈，叫地地應，以至於蠻貊異類，有血性者，莫不在其聯絡中也，何有不仁？孝弟便是仁根之第一透露，第一勃鬱處；此處養得根活，便枝附葉貫，千花萬朵一齊俱森發了！

天下之所以紛擾不靖者，只是强心猛氣，勃而爲怒，鬬而爲力，奔突而爲攻戰爭逐。涿鹿之兵，七雄之虓闞，潢池漁陽之鼙鼓，看吹息其間而翻涙乾坤者是甚麼？其初只是些些戾氣橫在胸臆間，漸漸相觸發起來，咽吐不下，於是抗拒父兄，傲慢長上。此抗拒傲慢的根苗，便是會挾持官長的，便是會椎埋報仇的，便是會不逞嘯聚的。故易傳曰：『訟必有衆起。』不止是訟於官長，自家有逞是非，爭勝負的心，而蹶張橫行之勢已見矣。堯說丹朱曰：『嚚訟可乎？』而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究其訟字，只一傲字。所以事親而傲，必不能孝；事長而傲，必不能忠；治民而傲，必不能仁。只一傲字，便做成濟惡不才之歸，而不能解救。是故君子有大道，必驕泰以失之。驕泰的人，亢高傲慢，貴己而賤人，

是己而非人，智己而愚人，有甚麽心情計民利病，念民疾苦？大學一書，自齊家以至平天下，都不外孝弟慈。則驕泰的人，分明是不孝不弟不慈也。然雖不孝不弟不慈，終比別人不同。故雖有至剛而不能不爲親者下；雖有至戾而不能不爲長者屈，此便是天性不可解的。試觀不孝的人，到人前，亦自檢飾些些；若使之已坐父立，他決定不安。又如道他孝則喜，道他不孝則怒，此亦是人根未斷處。此未斷處，便是血性所入，便可容吾感化。所以孝子悌弟於其間一撥便轉。如鄭莊公把自家母娘休了，潁考叔食肉遺母，關他甚事？卻便幡然悔悟。又如子皐居喪，泣血三年，未嘗現齒，何預成宰政事？然卻成人之兄死，因子皐而爲之衰也。此其間不知所以感，所以應，無形相觸，翻動肺腑，正是莫爲之天，莫致之命在是。前輩施佑兄弟爭田，因與嚴鳳舟次語及產事，鳳揮淚不止，佑大感悟。此等事，皆是不可曉的。嚴公自家孝友，何事管著施家，爲之涕淚縱橫？且不知何以一滴滴落向施君肚裏去也！大抵天地間，有意氣，有圭角，有算計的，都會抵拒人；無根無蔕，無奈何，不自知的，偏會感動人。任是閭閻至愚至賤的人，有一個孝子出，不大家揄揚他，則大家欽敬他，或則默地負愧他。此敬他

愧他時，眞個是戾心平，躁心釋，一片可掬可憐境界，在一家則一家平，在天下則天下平！天下風俗壞時，大抵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人品心術壞時，亦自子弟時先做壞了。少有拂戾，便容受不下；稍有才氣，便收斂不入，所以一到長成，放出無狀來，遂不可當。古來灑掃應對奉几侍立，都是要消除子弟的雄心猛氣，使之鞭向入微。天下不患無才幹，而患無眞性；不患不能爲父師，而患不能爲佳子弟也。以子之道君之，在在通是可奉侍可憐惜的意思；以弟之道君之，在在通是耕讓畔行讓路的意思。昔舜禹之有天下也，天下方謳歌之，訟獄朝覲之，極其熏赫，而舜自視，不過有虞之窮人耳；井廩猶存，祇載莫見于田號泣，方恨無所控訴，而天下已治矣。禹自視，不過羽山之罪人子耳；父痛莫贖，洪波驚骨，路逢罪人，不覺淚數行下，而天下又治矣。以至文武之孝，莫不皆然。彼猶然日朝於王季之寢門三也，彼猶然事事關其愾僾，而在在受其提命也。故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文武不終於爲人君，而終於爲人子也。想其患鮮鰥寡，弔民伐暴，獨有此前人之心事，耿耿胸臆間耳。彼丹朱之啟明，豈無其才？然一傲字，已結斷天下命根矣。

聖人言孝，皆不是小可的事。禮記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夫子說舜之大孝便說『德爲聖人大德受命。』分明是完天之所生，以天事親了。須知親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親。我生於親者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我。原是圓陀陀，光亮亮，大家作一塊的親，是這箇天地萬物亦是這箇。父母生我一身，便要把身所有者，畢羅而獻之，父母方是聚順。若只去用力用勞，把那箇粗形相服事，而一點空靈眞骨血無邊寶貝，卻抛下不理，可謂孝子乎？我事父母，又要將父母一肢一節，一念一動，下至涕唾几杖，無不承奉，而父母一點空靈眞骨血無邊寶貝，卻抛下不理，可謂孝子乎？故纔說大孝便是順親養志。順親者，順其靈妙之親也，順其先天未分之親也；其汨沒情識中者，僞親也。養志者，養其大公之志也，養其徹地通天胞民與物之志也；其軀殼形骸中者，僞志也。然要順親養志，又須誠身守身。守身者守其明善之身也，守其以達德行達道之身也。不然，則竭力願養，柔顏侍養，亦僞身也。能認眞身，始能認得眞親。故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曾子之身，與曾元之身，便懸隔了，故所奉諸親者，亦是不同。今且以舜孝王祥觀之：王祥之孝，至眞至懇，不遺纖力，豈不

幾於舜之不思不勉者？若道孝與舜一，則王祥便是堯舜了。若道品地尚懸，心量尚未完滿，又難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大舜從靈明上認親，王祥從郛郭上認親。大舜視瞽瞍便是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其要殺我，要不使我娶之心，都是後來習心，其眞心原不乃爾。假饒從其亂命，取快一時，奉承他習心，卻把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眞父母，結斷了種子，於心何堪？於性何忍？故百般維持，百般挑動，果現出眞父母來。若王祥臥冰等項，固是天性篤摯，然其所隨順者，情識之父母也。亦緣王祥之身，未造虞舜地位，故所認亦止此，此卽是善之不明也。明乎善，便完全那靈靈活活的，隨在生出，自有寸尺；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告而娶等項，非有成法可尋，自家心靈必如是而始快耳。自家如是，所以服事父母者亦如是。故云『事父母幾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父母原來只有一善心，則盡屬吉祥善事。就做微有轉念，而此善心，亦隱隱躍躍，未肯澌沒向盡，此亦是轉凶爲吉之幾事。父母者，正從此處宛轉，幾未動，挑動他；幾甫動，接引他；幾有失，挽回他；是以心幹心，視無形聽無聲的工課，故不待行事不從，當見志不從時，孝子已費盡心計矣。惟如是，故能心與之一而未始

有違也。如此而誠，如此而順，便把親與我聯屬一本之眞原，團團會在這裏；便把天地同根萬物同體之眞原團團會在這裏。何性命之不周？何位育之不行？何天下之事變經權不在我靈明斡運中？是謂集百順以貽之親。大舜之所以德爲聖人，備福尊養者此也；武周之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亦此也。此箇是常存的常活的，徹於重元而貫於靈蠢的。故舜同天之命，而凝天之休，以天事親也；武祀乎其先而達乎郊廟，以親事天也。究竟是一生字自有天地以來，無日不生。親與我，都是一生生相續，完著這箇生；便把一世有生的物事，都相觸相動了，方謂之無忝所生。張子西銘，全是發明此意。如王祥之孝，不免是箇死法；會不思不勉矣，而未可謂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得與中，是何物？是那天然活潑的，操無形之規矩，能盡天下之方圓。故云「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從容中道，聖人也。」然既不會得不會中，亦謂之思勉可也。思勉者，意也，識也。性眞不和盤捧出，則傍在意識上用事。若不動著性諦，雖如舜之號泣怨慕，不可爲人，不可爲子。這樣困勉之極，依然不思不勉耳。吾人既不能生而渾全與堯舜一般，當思親所與我是何物？原不是目視耳聽的空髑髏酒

饗飯袋的臭東西，何堪將此抵塞糊塗，過了日子，且以此奉其親也？思及此，一躍躍出渾身作汗，便不肯把天下第一等饒與別人做！自家做得一分，便是孝弟盡得一分。到完完全全，修德備福，則舜武為君之孝，與周公為相之孝，孔子素王之孝，莫不殊途同歸矣。

天下那有不孝的人？雖有不孝的人，而稱之孝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愧。且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汨沒處。充此良知，便是大孝根苗。只是習心習氣不能自化，所以依舊不孝也。剖得明白，則父識所以教子，子識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在，平定有期矣。

小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為父母憐憫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常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其子，而子乃敢唐突於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而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縱，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

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上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弟之念由中而出耶？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嬰嗛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爲聱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强預我事而怒眈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至古怪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不以恩獲怨者，鮮矣！此數者，皆人之習情。然亦未嘗無眞性，但積久不知其誤耳。是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時思量。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勝人。小不孝之積漸，卽爲大不孝，可不懼乎！

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我手，便爲我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我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養，而寄食我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因財相夷者有矣。少長互推，

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乃多營幾文財，便欲與我親較算也。（按魏叔子云：『先儒謂弒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弒逆路上著腳矣。不可畏哉！）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悅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子我而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和好，固是一家樂事。然當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父母看子成人，得有室家，不勝終身之喜，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念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永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於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齕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纖悉，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亦人之

常情。恐孝子不免，而其流遂至於大不孝！吁！可愓哉！

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愆，當克蓋。若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此成親之惡者，烏得爲孝？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在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團圞，卽有言語之傷，尋卽消釋，反得眞率盡情。乃有士人知書者，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託故以違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更有一種好遊者，捨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歡，異鄉遠省，累月窮年，覬人膏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畜子奉妻，烏得爲孝？又有『人見爲孝而神見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承歡，而備物鮮情，絕無眞樂。及死亡之日，衾棺盡美，哭踊隨常，亦無眞哀。至覓地安葬，竭力費財，又爲子孫謀蔭，非爲父母求安。此神目視之甚明者也。又有『一時稱孝，而不能高千古，卽能千古傳孝，而不能滿一心』者。其人於前弊一無所犯，於孝行無一不周，而未聞大道，修身盡性之事，尙有缺陷，總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故德爲聖人，孝斯

稱大。為人子者，急宜自省！

老年之取厭於子孫者，亦有數種。一曰，『迂闊，』衣冠禮數，不合時宜。當思斑白何以常在？到有古趣，令人愛惜。二曰，『惜財，』緫緫持籌，禁子孫濫用。當當思為誰艱苦？日所喫用者，是誰所留？三曰，『尪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當思欲報劬勞，養兒待老，正在此時。四曰，『昏耄，』言語牽纏，重聽蹇澀。當思己生之初，無知無言，誰為歡弄？五曰，『愛憐，』內外少子，推食讓服，偏護太甚。當思愛及僮僕，尚應體心，何況同氣？倘於此處起一厭心，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省！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而為子者，亦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宋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稱大孝也。』大略銷化最急。處此者，直須渣滓全融，不存一毫火性。比平常為子者，遜志承歡，倍加謹慎。有仁心之親，自然轉而憐我。若其無仁心者，感之不能，況可觸之？亦惟自盡子道，以無陷於忤逆斯已耳。若一意見親不是，火性填胸，消遣不能，擺脫不下，必將有遏抑不住

之時，徽根不除，遂至橫決。吾恐其時責親者輕，而爲子之罪莫可逭也！豈惟怨怒不可使有宿物，卽要父母兄弟從天理上行，要父母兄弟愛我親我，此是好意，亦不可肚腸太急，著手太重；太重則執而不轉矣。

又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焉。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暖誰問？形影相對，心話莫提。丈夫猶自可，嫠婦可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堪聞，枕邊淚濕與誰語！有孝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託熱腸。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撒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凄楚！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暖，老窮人搔首躊蹰；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餐而忍氣，夜爨晨炊，猶罵閒食，紡績抱孫，尚呪速死：此數等父母怨氣尤足動天。爲子孫者，行孝益當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喫緊也。

論孝下

凡人父母得子，極早須二三十歲。子能自家成立，手掙錢財，身登貴顯，極早亦必待二三十歲。然則爲父母者，等得子能養時，極好已是五六十歲人矣，譬如持短燭而行長路，奔趨投宿，尙恐不及，況敢逍遙中路哉！爲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漏盡鷄鳴，同衾共枕，寧知堂上白髮眼暗之老人，又復删除一日耶？妻子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況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返，上天下地，尋覓無門，悔何及矣！危乎危乎，幸未及此！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姚弱侯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朝夕不離，潔奉甘旨，而親心悅。故舅姑得一孝婦，勝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依依膝下，承順靡違，而親心悅。故祖父添一孝孫，如添一孝子。性天眞鏡

父母老，事之尤當曲盡其禮。蓋其膽虛，事物易驚恐；其力弱，動必賴扶持；其口淡，食必喜滋味；其血衰，衣必宜棉絮；其氣促，令必要順從。倘有過差，亦宜

柔和以諫，不可直言抵觸，以逆其氣；氣順則安，氣逆則病。孝子之有深愛者，安可不爲之曲體哉？氣者溫煦之春風，聲者睍睆之黃鳥。笑語雖多，不嫌於不敬；戲謔時露，不謂之不莊。有喜意，則疾趨唯諾，將順奉承；有戚容，則謹戒密訪，徐爲曲說。先意承志，不謂阿諛逢迎；甘辱服勞，不謂卑汙苟賤。此之謂悅親，此之謂養志，此之謂順德。性天眞鏡

爲人子者，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吾親生愁悶心，不可使吾親生缺少心，不可使吾親生怨恨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曲，體及此，庶可以爲悅也。能敬能悅，方完得奉養一層。羅氏訓世編

人家兄弟，當養生送死時，應作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產受業時，應作父母多生一子想。朱節孝

子生之初，懷中提抱，口內含飴，與父母何等親切？偶然他人抱去，即便啼哭思親。乃日長日疏，不但天性漠然，甚至求全責備，父母之爲父母也苦矣！于鐵澄

父母康強,家庭和樂,此爲人生之幸事。然而境遇不齊,則有衰病之父母焉;起居不便,飮食須人。痛苦難言,衣衾時涴,有鰥寡之父母焉;形影相弔,心曲誰商?夜漏苦長,寒衾不暖,有貧困之父母焉;既乏貲財,莫爲身計。飢劬自慨,責望何施?其待養之情,尤堪憫惻。親之賴子惟此時,子之報親亦惟此時!務當不避艱辛,不辭猥瑣,導妻孥同竭心力,婢僕有能代勞者必獎許之,使父母得其便安,忘其困苦,乃可慰親心而盡子職。 王夔立

爲子當孝,世人習知之,而世人罕能力行之。或僅供菽水,而未嘗體親之心;或勉侍晨昏,而靡致由中之愛。在彼自寬自許,方以爲可告無罪,抑知於孝之分量,欠缺良多,反己以思,未必不疚心清夜。又其甚者,好貨財,私妻子,恣游惰,昵淫朋,或疏逖於庭闈,或違犯夫教令,則罪愆益重,性眞益漓矣。然縱爲忤逆之子,人稱其能養則喜,斥其不孝則怒,此卽良知之見端,引而伸之,未始不可盡孝。況其尙未及此者哉? 王夔立

大孝世所罕見,大不孝亦復無多;不能免於小不孝而猶可以爲孝者,滔滔皆是也。然小不孝之積,便成大不孝。且既成大不孝,則靈性汨沒,湔洗爲難,

此可以姑爲嘗試乎！王夔立

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而有不孝父母之子，殊不知我之愛子，卽父母之愛我也。人能以愛子之心愛父母，則天下無不孝之子。性天眞鏡

告諸比丘：有人以父着左肩上，以母着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飲食，牀座臥具，病瘦醫藥，卽於肩上放屎尿；猶不能得報恩。比丘當知父母恩重，抱之育之，隨時將護，不失時節，得見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難報。是故諸比丘當供養父母，常當孝順，不失時節。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善男子，於諸世間，何者最富？何者最貧？悲母在堂，名之爲富；悲母不在，名之爲貧。悲母在時，名爲日中；悲母死時，名爲日沒。悲母在時，名爲月明；悲母亡時，名爲闇夜。是故汝等勤加修習孝養父母，若人供佛福等無異。應當如是報父母恩。增壹阿含經

幼兒或詈我，我心覺喜歡；父母瞋怒我，我心反不甘。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親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也將親作幼兒看。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

父母一開口，便道閒多管。非閒管，掛心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莫敎乳口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壯時爲爾筋骨敝。　看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少聞供父母，多說哄兒曹。親未饍，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出糕餅錢，供養白頭光陰少。　市間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兒亦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證！割股還是親之肉，勸君亟保雙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飢寒。一條心，兩條路，爲兒終不如爲父！勸君養親如養兒，凡事莫推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兒飽暖，親莫問，父母飢寒不在心！勸君養親須竭力，當初衣食被君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兒曹樣子在君身！性天眞鏡

至情錄中編終

至情錄 後編

目次

紀文達公筆記

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衞，戊午除夕，徧詣常呼彈唱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途失足墮枯井中。既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歲，路無行人呼號

嗌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溫，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日不死。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猶半里許，忽繩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鉤出豕，乃見瞽者，已氣息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問以井中情狀。瞽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臥病，待瞽子以養；今併瞽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餓莩，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

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大火，自東而西，巷狹風猛，夾路皆烈燄。有張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籌所以移避。既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抱棺悲號，誓以身殉。時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隱隱聞哭聲，令標升後巷屋尋聲，至所居，垂綆使縋出。張夫婦並呼曰：『母柩在此，安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為闔門並煨燼，遙望太息而已。乃火熄，巡視其屋，巋然獨存。蓋囘飆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後，焚鄰居一質庫，始復西也。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長張君慶源，錄以寄余。與余灤陽消

夏錄載孀婦事相類，而夫婦子女齊心同願，則尤難之難。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有命數，亦不能不爲之挽回。人定勝天，此亦其一。事雖異聞，卽謂之常理可也。余於張君不相識，而張君間關郵致，務使有傳，則張君之志趣可知矣。因爲點定字句，錄之此編。

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郝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鬭，擊之踣，誤以爲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髣髴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恆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辭曰：『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於尋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茫茫，何從蹤跡，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存亡難定者，子誠泫然曰：『苟相遇，生則共返，歿則負骨歸。苟不相

遇，寧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衆揮涕而送之。子誠出關後，念父避罪亡命，必潛蹤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爲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攜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所說略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縷述家世及戚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噭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爲王友義，故尋訪無跡。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爲謀歸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踉蹌奔還，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爲望族。子誠事與相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二里。余重其爲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略如右。時癸丑重陽後二日。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肴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幷其父柩合葬之。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卽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攜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卽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

傅氏女，湖南人。幼從其父宦於中州，父甚愛憐之。年十六而嫁，已就途矣，父親送之數十里外，將返，解所衣半臂授之曰：『途中以此禦寒。』及旣嫁，夫婦甚相得，又柔和善事其舅姑，一家無閒言。已而其父死，舅姑祕不以聞。其夫告之，女大慟，舅姑爭來慰藉。女曰：『蒙舅姑過愛新婦，敢不自愛乎？』乃止不哭。然不數月，竟奄然而死。死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懸其父所與半臂，向之而拜。拜已輒飮泣，良久始出。出對舅姑，則愉色婉容，仍如平常。其在幽閒無人之所，未嘗不涕淚橫集也。乃知此女以毀而卒，可謂孝矣。

童子劉某，浙江遂安人。年十四，採薪以養母。一日自山中歸，且行且歌。鄰人奔告曰：『虎銜爾母去，猶歌耶！』童子大驚，棄薪而歸，荷鐵叉以出，走逐虎，

及之，以叉簎其後。虎怒，釋母，還噬童子，張其口，呀呀然。童子椿以叉，適中其齶。虎躍，童子亦躍，叉益進，貫其頤。童子楮叉於地，虎口不得噏，兩前足在空際，不能用力，困甚。久之復躍，帶叉而仆，童子亦仆。起，亟負母歸。呼鄰人往視，虎則死矣。納之官，官賜童子錢十萬。其母傷不甚重，藥之而愈。此事年家子張子厚言之；蓋有毛姓者與劉同里閈，實親見其事也。

山東有陳媪者，老寡婦也。有二子。其長子甲，早卒，而甲婦甚賢。甲死後，遺有千金，貸於人而食其息；姑婦二人，頗足自給。次子乙及婦，均不孝。陳媪自從甲婦居，乙不顧問。無何，甲所遺千金，盡爲人乾沒。甲婦無以爲生，鬱鬱不樂，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飢飽寒燠皆不自知。媪憐之，晝夜調護之。又苦無食，力作以自食。甲婦母族謂陳媪曰：『此非可長也。且以久疾累尊章，豈母家無人乎？』遂迎之歸。媪自是從其次子居。乙夫婦雖不樂，然無以拒也。而乙婦悍甚，乙亦畏之。乙恆外出，乙婦亦時還母家，每爲姑具五日之糧，則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糧，則其返也必二旬，媪於是恆不得飽。甲婦雖還母家，然猶念其姑，月必一來，來必居數日。每日巡行庭除間，見地上破瓴甋或敗絮，或故紙，或枯木朽

株，一一拾起，以奉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爲金銀，我與娘皆不餓死矣！」鄰舍人聞之皆爲歎息；而乙婦殊厭惡之，不爲具食，媪節食食之，故不能久留。留數日，輒好言遣之曰：「吾兒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餘年矣。陳氏之鄰，故客舍也，會有達官稅駕於此，以病小留，盡得其狀，歎曰：「是其罪在乾沒者。夫兩嫠婦所恃以活命者而乾沒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窮治其事，悉反其金。陳媪得金，亟召甲婦告之。甲婦見多金，大喜，神識頓清，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爲子，娶婦生孫焉。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貲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恆業，不數年罄其所齎。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於路，甲婦時時飲食之。未幾，以痢死。

陳虞鐸先生筆記

朱孝子，諱長春。其先人由寶應徙界首。以貧故，修髮爲業。悲父母不逮養，虔奉栗主。削竹籤納桶中，書食物其上，晨起盥畢，詣主前焚香供淸茗，掣籤桶中視所書以進食及日中抵暮咸如之。値親忌日，哀泣如孺子，豆羹蔬食，齋如

也。茅屋數椽，不蔽風日，鄰人勸葺之，孝子曰：『吾先人未嘗得一息之安，乃求安乎？』所居近寺宇，詣寺諷經資冥福，出告反面，無一日忘也。母在生畏雷，製一巨傘，四周能蔽風雨，聞雷聲隆隆，即趨遮墓，祝曰：『兒在此，幸勿懼也！』性好善，鄰人以斷炊告，即以簞中淅米與之。冬著重襖，遇貧無下衣者，即解贈之。凡恤嫠賑饑施藥諸義務，友人仰助，非孝子弗釋然也。合肥李文忠時撫蘇州，舟抵界首，命戈什往邀見之，溫語款接，以白金四十兩為孝子壽。孝子堅辭，文忠以義務囑，始諾。曾李二公疏請旌，値建坊日，孝子哀痛逾平時，尤奇者，同治五年，清水潭決口，田盡淹沒，近界首下，民田四十餘頃，中有孝子親墓在焉，水高於圩，涓滴不下，至今土人稱孝子圩云。享壽七十五，卒於光緒五年三月十七日。子殿元，孫學詩，業典舖。曾孫六人。數世單傳，今枝葉漸昌，方興未艾也。

鮑其安，壽州南鄉老廟集農人也。父得勝，從軍四川陣亡。母王氏，攜安乞食度日。及長，問父所在，母以告，並稱：『父骸藏某所，同袍憫其死於王事，立有碑。汝長，當謀所以歸骨也。』安聞之，大泣不已，急欲往迎，恨無資斧，遂傭工積金，辭母去。沿途行乞，辛苦萬狀，卒負父骸而歸。既近里門，日垂暮，因念母情切，

倍道星馳。經古廟，突有盜十餘人蜂擁出，勢將加害，安出懷中餘金獻之。盜指曰：「箱中何物？速將出，緩則碎爾箱。」安哀告曰：「箱中實父骨，毫無他物。」盜逼令開視，安不可。正爭執間，內一盜類首領，出問故。安涕泣陳辭。盜首驚曰：「此孝子也！」邀入內，具飲食勞之，謂衆盜曰：「此人傭工積資，歸父骨於二千里外，實可欽佩！我父亦客死他鄉，徒以不肖，淪跡綠林。今聞此言，痛入心肝，請從此別。」言已，盡陳囊金於案曰：「此不義財，願共分之。諸君若以予言爲然，天下謀生之路甚多，何必作夜行人，冒險辱親？」羣盜聞言皆願散。盜首獨送安至家。問其姓名，曰：「鍾武。」卒效安歸葬父骨云。此光緒十四年七月事。安親爲陳逸齋先生述遇盜顛末，馬君少中爲予述陳言如此。

唐元素先生云：光緒戊子七月二十一日，順天府房山縣發蛟，被沖沒者十三村，傷人數千。或有全村漂去，一椽不存者。後余偕同人往賑，極目荒涼，歎民生何辜蕩析至此。時有村人曰：「此諸鄉皆產煤之區，眞天府也。村人夏秋植果，春冬運煤，一日可得千錢，多罄其資於嫖賭之中，酣嬉淋漓，不事他業。婦女惟事裝飾，習奢華。此劫之來亦由自取。獨有某甲見水方至，負母登山。其妻

追呼不應，須臾爲浪捲去。次日妻攜子還，云初入水中，流里許，遇木櫃，被浪沖入櫃中，手尙抱子未釋。又沿流至數里，遇大樹而止。水退，循路得歸，一家無恙，眞奇事也。」

梁敬叔先生筆記

曹孝子，名美謹。母孕時，父出游，十餘年無音耗。母食貧撫養。年十四，見鄰兒埽父墓，問母曰：「父安在？」母泣語以故，即流涕欲尋父。母憐其幼，阻之。孝子中夜嗚咽而起，祝竈告祖，慰其母，拜而別。母持之哭。孝子跪曰：「兒或弗見父，歲必一歸，慰母心。雖稺齒，獨不苦步。年日長，力且日增，東西南北，皆天地也。母素食貧，兒無慮。兒之歸，必與父俱矣！」於是短褐芒屨，肩薄裝，徒步金陵，歷吳越淮陽。夜則和衣涕泣。遇老叟，告以宜北行，乃渡黃河，過濟南。資用久絕，日或得一餐，枵腹投逆旅，無容之者。暮行曠野，臥霜露中，夜則往北而拜焉。淚枯津涸，跣足無履。至河間府，遇雨，叩土屋。有頒白叟，聚徒教授，見孝子操土音，驚問，爲言尋父至此。相問里居姓氏，則父也，相抱哭。見者感其孝，爭助之贐。父年

已五十餘矣。將至家，孝子先報其母曰：『父歸矣！』嗚咽悲喜。後二十餘年，父歿。孝子隱居不仕，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程喬年光椿，東陽夏塍里人。年十八，登鄉榜。母宜人孫氏，久病不痊。博習醫書，聚集同胞九人，商曰：『治病之道，分任則疏，易致誤事；獨任則專，可望見功。親病惟我是問。汝等各事其事可也。』調理數十年，不少衰。父母俱登上壽。子毓蘭大鯨，克承先志。家如懸磬，嘗終日絕粒，怡然進膳，甘旨無缺，父母不知其絕粒也。里人稱爲色養。

杭州樊介軒宮允恭煦，微時，値赭寇陷杭城。介軒奉祖倉皇奔避，途遇悍賊，將以刃加其祖。介軒跪而哀告曰：『願殺己，莫殺祖！』賊若不聞，卽舉刃斫。介軒以身障祖。賊怒，連斫其頸，深寸餘，又以刀劃其鼻。而介軒抱祖益力。賊去時，介軒已昏良久。比醒，視祖無恙，喜甚。裹創而行，若不知痛楚。明年壬戌，毅廟登極開科，介軒卽舉京兆。辛未成進士，入翰林，出督陝西學政。今已擢左中允。介軒之子，亦於癸未入泮。誰謂純孝無美報哉？介軒之太夫人，與先慈爲中表姊妹。介軒又與伯兄子通鄉會同榜。余曾見其頸鼻傷痕宛然。

興於詩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後也。初業儒，不售。挈其子貿易於定陶縣。嘉慶癸酉，敎匪犯定陶，興父子同奔。賊及之，將斫父。子跪請曰：『幸斫我，勿斫我父！』賊徑斫其父。子抱父頸，連呼斫我斫我。賊兩斫之，皆殪。興於昏罔中，不知有昏曉。俄見其子手足動而不能言。俄見其子手據地，起而仆，仆而復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自覺喉間有一縷氣，蒸蒸然甚熱，咳而言。其子亦言初斫時，如有神人，傅以藥，許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積屍間，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飲，不知痛，乃並不死。興面受刀，劃眼耳鼻各半。其子幸而未絕。今已歸江都，飲食笑語，並如恆人。朱西生云。

牛樹梅曰：道光癸巳二月，在京，有一孩，可四五歲，持瓢乞食。憐之，問：『有父乎？』曰：『有。』『在何處？』曰：『西邊去。』『何爲？』曰：『要飯。』問：『有母乎？』曰：『有。』『在何處？』曰：『在家有病。』既而生徒盛飯一盌食之。不食，受之以瓢。問：『何不就食？』曰：『回去媽媽吃。』余爲泫然，與之數十錢而去。

道光四年八月，歲大祲，餓莩相望。隴西汪家弄，有乞兒年十二歲，從父乞

食。後父病，臥破窰中，遂獨乞以供父。一日，正向人家乞食，忽同伴報曰：『汝父歿矣！』乞兒擗踊哀號。人憐而與之食，皆不受，曰：『吾父已死，吾何生爲？』急趨而歸，抱足大哭，一慟竟絕。

傅鶴岑先生筆記

邑北胡章拜，少孤。母苦節，撫以成立。家貧甚，傭以供母。光緒庚子歲大旱，無所覓傭，日惟刈薪易米，以給饘粥。値歲除積雪，無以爲炊，乃冒雪行乞，而十室九空，推食者鮮。抵暮，得米才半勺，心恐母飢，蹩躠而歸。行至曠野，天忽霹靂，覺空中有物跕跕墮，視之，則百餘飛鳧，觸電而死者也。以別無人知，獨往返盡取鬻之，母子賴以全活。夫冬雪震電，事所僅見；電殺飛鳧，世尤罕聞；又必在於野，又必墮其前，此豈可曰偶然者！

丙辰歲，蕪湖某小輪汽機炸裂，蒸死多命。有黃某先已入艙，忽念此行歸期不定，寡母獨居，緩急誰恃？因脫所著新布衫，送歸以備臨時典賣。甫登岸，而機炸矣。後余晤何幼冕廳長，談及當時勘驗死者情形，目不忍覩，有機工某拜

臟腑俱糜云。觀黃某之所以獨免，則凡罹此厄者，自各有其因，然機工實未免太慘。

童時，有雇工探鵓鴿巢，得一雛，與余飼之，不食，慮其餓死。或教籠置簷端，令其母來哺，已而果然。越數日，來往漸狎，雇工又網得之，併置於籠。野性難馴，驚躍逾時，氣息僅屬。余以蟲飼雛，則銜置母前，几几哀鳴，若勸其食者。然午夜猶聞啼聲；晨起視之，則俱僵矣。觀此鳥之飼雛，知搜神後記猿子縛樹，猿母斷腸之可信；觀此雛之戀母，知寰宇記孝鵝塚事亦必非虛。世之力倡廢孝，悍然謂父母生子自感情慾者，不惟幾希之盡去，而且禽獸之不若矣！

呂美蓀女史筆記

安徽含山縣慶姓，巨族也。有孝子，母病，醫誤投藥，因死。孝子哀痛，絕食以殉。遺二子，一成進士，一入翰林；天非嘉孝子之死，嘉其孝心特酬之耳。先母昔居京師時，與進士翰林之兩夫人交厚。余以幼，忘兩公之名，但記稱慶大老爺，慶二老爺。光緒某年含山孝子祠前兩旗桿折，是歲兩公偕逝。

先外祖母事姑盡孝，尤慷慨濟人之急。姑性畏雷；夏日陰雨，必侍側。姑歿，停柩于堂三年，遇雷必伏棺頭。既葬，聞殷殷聲，則旁皇不寧。洪楊之劫，其縣無一家三人並存者，獨夫人夫妻子女媳壻九人皆散而復聚。先外祖贈公被擄多年後，迎養京師，年已六十餘，猶中北闈舉人。子壻皆仕宦。太夫人頤養至七十三歲，壽終，天佑孝婦也。

先姨母於兄弟姊妹中年獨長。洪楊亂至，方爲新婦。姑歿久矣，墳爲兵馬所踏，遺骸已露，乃夜以青布盡檢之歸。避難時，與夫母二家之人盡離散，獨負此包，夜竄日伏，乞食深山。有慈善家憫而收留之，訝其包重，詭對：「舊物耳。」夜則置牀裏面，懼人偷解視也。亂既平，始葬之。姨丈亦歸來，後生二子三女，長子以舉人入爲新疆知府，次子擁田畝於鄉，三女皆爲鄉富妻。

王愼旃先生筆記

吉州有人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擲，遂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嘉靖乙卯，胡撫鎭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尙隨乳，將利刃銜至車薄內，以蹄蹈沒泥中。屠兒徧索不獲。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囿，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塡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箯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於邱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踣土成抝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淳熙中，王日就，字承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嗚嗚

銜衣，捶之不卻，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迹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刲宰。及回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中國歷代孝行摘錄

舜姓姚，生於虞，微爲庶人。父瞽叟盲。母握登死，瞽叟更娶後妻而生象，偏愛焉。舜父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謹，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年二十以孝聞，帝堯因四岳薦而用之。耕歷山而耕者讓畔，漁雷澤而漁者讓居。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號都君。雖父母與弟使其完廩，即焚廩，使其浚井，即蓋井，多方謀殺之而不得。舜仍不藏怒，不宿怨，孝友如故，匪敢懈。及踐帝位，事父彌謹，封弟象於有庳以富貴之。父母感化，象亦克諧以孝。史記孟子

郯子，失其名，性至孝。父母年老，俱失明，思食鹿乳。郯子順承親意，乃以鹿皮爲衣，化裝作鹿，往深山，入鹿羣中，就母鹿取乳以供親。羣鹿皆不疑，習以爲常。獵者見而欲射之，郯子解鹿衣，具以情告，乃免。何書侯考

老萊子，楚人，事親孝，極甘旨之奉，行年七十不稱老。嘗服五彩斑斕之衣，爲嬰兒戲舞於親側，博二老歡。又嘗取水上堂，作失足傾跌狀，倒地效兒啼以娛親。是誠可謂終身孺慕矣。高士傳

閔子，孔子弟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早喪母。父娶後母，生二子，天寒衣以綿絮；因損非己出，衣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其故，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之而悔改。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韓詩外傳史記魯論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嘗採薪山中，家有客至，母無措，望參不還，乃齧其指。參忽心痛，負薪以歸，跪問其故。

欲養而親不在，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也。』史記魯論韓詩外傳

泣下沾襟曰：『近而不可追者親也。往而不可返者年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

日省其身，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每讀喪禮，

母曰：『有客至，吾竊指以悟汝。』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嘗以三事

——以上唐虞三代——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逮繫長安。意無男，有女五人，意罵其女曰：『

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請從，乃從父之長安。上書

訟父爲吏廉平，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詔除肉刑。前漢書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

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州

辟郡召，皆不就，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再舉有道，亦不行。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

終身不仕。後漢書

——以上兩漢——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文帝司馬，死非其罪。裒少立操尙，行

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敎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歿，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乂麥，裒棄之，親舊饋贈皆不受。其孝而能廉如此。晉書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也。晷爲兒童，神明淸審，志氣貞立。及長，恭孝淸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家雖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隴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憫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自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聞人之善，欣然有得；聞人之惡，慘然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恆往來告貸，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乂其稻

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乂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其弟之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晉書

—以上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行，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坐地，綜勿忍去。賊至，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凡四創。有一賊從旁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宋書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郞。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之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之無度。渢遇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子名漛，兄渢憐愛之，不忍捨，恆在牀帳側，屢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漛有識，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爲遙光

諸議，及遙光敗，渢靜坐闔舍。時濂爲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不復他往。渢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南史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幼有孝性。年十一，丁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援父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翂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能自造意，卿可嚴詰其實。」法度受敕還寺，嚴加詰問，不可屈撓；和顏誘語，絕無異詞，具以奏聞，竟宥其父。年十七，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風化大行。梁書

——以上南朝——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

者於路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二親卒，遵制不得越關，葬於舊兆，積三十餘年，不能歸葬，及蒸嘗拜獻，不勝孺慕。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逾耳順，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卒年八十。後因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魏書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斥之，誤以杖擊致死，眞爲縣囚執，慮以重坐。慮列辭尙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僅以謬誤，致遭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問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尙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原。』高祖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魏書

崔母清河房愛親妻也，性嚴明高尙，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修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

郡民有告子不孝者，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敎，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温淸，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魏書

——以上北朝——

薛濬，字道賾，少喪父，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何妥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虞城侯，累遷爲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歸葬夏陽，於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賻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終喪，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而卒，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

高祖爲之屑涕。濬淸儉，死之日，家無餘貲。隋書

——以上隋——

許坦，豫州人。十餘歲，隨父入山採藥。見其父爲猛獸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由中深堪嘉尙！」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舊唐書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爲大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墳樹，子通兄弟八人，皆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端謹，宗族咸重，號爲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爲內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寃，臨大奇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敬彝，補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還，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肩輿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詔賻縑帛，官爲造靈輿焉。舊

唐書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困。李晝力田，夜紡絹，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尙。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舊唐書

——以上唐——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高丈餘。不衣帛食肉，皇皇然惟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三年。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玭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宋史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於祖媼。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皆爲娥立像於曹娥廟，四時配

享焉。宋史

——以上宋——

賴孫祿，汀州寧化人。母病，値蔡五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衆散走，孫祿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孫祿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孫祿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得旌。元史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十歲，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元史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大德九年，揚

州大火，延燒千餘家，及茂廬，竟風返而火滅。元史

——以上元——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諸生。父孝先，洪武四年進士，官臨川縣丞，坐法輸作江浦。貞昉詣闕上疏曰：『臣父絓吏議輸作，筋力向衰，不任勞苦。而大母年踰九十，恐染霜露之疾，貽臣父終天之恨。臣犬馬齒力壯，願代作勞，俾父獲歸養，死且不朽！』詔從之。貞昉力作不勝勞，閱七月病卒。明史

麴祥，字景德，永平人。永樂中，父亮爲金山衞百戶。祥年十四，被倭掠，國王知爲中國人，召侍左右，改名元貴，遂仕其國，有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偕來，上疏言：『臣夙遭俘掠，抱衅痛心，流離困頓，艱苦萬狀。今獲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賜歸侍養，不勝至願！』天子方懷柔遠人，不從其請，但許給驛暫歸，仍還本國。祥抵家，獨其母在，不能識，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抱持痛哭。未幾別去。至日本，啓以帝意，國王允之，仍令入貢。祥乃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母子相失二十年，又有華夷之限，竟得遂其初志，聞者異之。明史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永貞。生母馬氏方姙，永貞客外，嫡母汪氏妒而嫁之，遂生用。永貞還，大恨，抱用歸，寄乳鄰媼，汪氏收而自鞠之，踰年亦生，均愛無厚薄。用既冠，始知所生，密訪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徧覓幾一載，一夕宿休寧農家，有寡媼出問曰：『若爲誰？』用告以姓名，及尋母之故。曰：『若母爲誰？』曰：『馬氏。』曰：『若非永貞之子乎？』曰：『然。』媼遂謂用曰：『我卽汝母也。』於是母子相持而哭，時弘治十五年四月也。用歸告父，幷其同母弟迎歸，居別室，孝養二母，曲盡其誠。後汪感悔，令迎馬同居，訖無間言。永貞卒，用居喪，以孝聞。鄰人失火，延數十家，將至用舍，風返火息。用時爲諸生，督學御史廉其孝，列之德行優等，月廩之。明史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江蘇吳縣人。父孔昭，崇禎癸酉舉人，官雲南爲縣令，鼎革後，兵阻不得歸。孝子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族黨皆阻之，不顧。既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里之遠，山川之阻，戈鋋之擾，狠虎之暴，與盜賊摽掠，猺獞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蓑一笠，越關數百重。將及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刃，時兵戈未

靖，疑爲間諜，告以實，痛哭如嬰兒，衆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哭失聲，蠻獠皆爲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扶籃輿，怡怡如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里，吳人作樂府以傳其事。而吳江潘檢討投刺，自稱弟子焉。先正事略

顧孝子廷琦，字珮堅，長洲諸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孝子步入蜀，黧面赤踝，前後歷四寒暑，始得扶櫬歸。中間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窮崖絕巘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方孝子至成都時，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瘞埋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遵義訪之殷繼周黃珪，由繼周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之龍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六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鬢髮白矣。事詳孝子自撰入蜀記。先正事略

——以上明——

美總統華盛頓之父奧佳斯，生四子而妻死。續娶馬利亞，生五子，華盛頓其長也。馬利亞撫前子如己出。華盛頓年十三而孤，母命入校勤學。其前母兄魯連士爲覓得一海軍少尉缺，喜極，欲赴職。其母恐其染海軍奢縱習，不許往，華盛頓祇順無違。兄歿，遺妻及幼女，華盛頓養生送死，一以爲己責。後被舉爲大統領，歸省其母，母老且病，華盛頓涕泣不忍去，母勗之乃行。後得報母死，華盛頓大慟，急命駕歸，舉行葬儀。國人聞之，至爲感泣。少年叢書

美總統林肯，純孝性成。父湯麥思受地墾荒，南雪夫人親教林肯讀書，教以敬禮愛國之人，不可殘殺動物，林肯如教。母疾革，詔林肯曰：『余別爾逝矣！余知爾能孝爾父，其勉爲善人！』林肯泣識不敢忘。後爲總統，勛德蓋世，猶曰：『余得力於母教也。』母逝後，林肯日有思，思其母，夜有夢，夢其母。逾年，父續娶普希夫人，林肯侍奉勤謹，得繼母歡心。助其父伐木耕田，暇則習史書，誦法典。二十一歲，於法可得自主，林肯不忍離其父，仍朝夕侍養。每念其母遺命，輒肅然如在左右云。少年叢書

美人卡匿奇者，性至孝。家貧，執役於紡績工場，艱苦備嘗。晚必歸省，以慰

父母倚閭之望。溫顏婉詞，家庭歡聚，以爲世間仁慈，無如我之雙親者。菽水承歡，頓忘日間勞苦。父疾，侍奉左右，晝夜不離，寢食俱廢。父歿，呼天號泣，事其母孝養愈摯。厥後以鋼鐵業富甲全國，役職工數萬，而母已逝，追念二老，未嘗不愴然流涕，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歟。美國十大富豪

美國大演說家披卻路者，於會場宣言曰：『天恩高厚罔極，親恩亦然。余所當特謝者，有二事。其一，余生長田舍，兩親體長健康，余自問兩親所與我者，不能報答萬一；若身體，若聰明，余所獲福利，莫非兩親洪恩，雖建黃金之紀念碑，高矗雲表，亦未足言報！其二余處此境地，半耕半讀，田家風味，決不至陷於罪惡中也。』歐美德育嘉話

美國孟尼拉海灣大戰之前，戰令既下，人皆去衣備戰。有一司火藥之童子，因急於去衣，其衣竟落海內。是童曾於數分鐘前，手執其母肖影注視，至去衣時，始置衣袋。及衣落海內，亟請艦長准其入海求衣。艦長不許。是童卽由懸梯下海，泅游半晌，卒得之而出。艦長命立加刑械，迨戰事畢，以其違令判爲有罪。是舟爲海軍提督兜衞所統。兜氏以爲人非至愚何至冒死違令以求一衣，

乃以善言詢曰：『何必爲一敝衣違令，而復冒死？』童子泣述其衣內藏有母像故。提督聞言慘然，抱之於懷，宥其違令之罪。並謂人曰：『愛其母至爲其母肖影而冒死，此豈可令受鋃鐺之辱哉？』公民鑑

猶太國祭司長某令長老攜重貲購求胸甲碧玉。行至亞細亞，訪得一玉商。商曰：『有一碧玉，光輝潤澤，請示君。』語畢登樓，則其父枕玉箱而寢。商人低聲曰：『玉有買主矣。』父睡熟不應。商不忍驚醒，下告長老：『今日不能示玉。』長老疑商居奇，乃曰：『價可倍增，請速見示！』商喜得善價，復登樓，見父依然酣寢，終不忍驚醒。仍下，告長老以今日決不能示玉之故。長老歎其純孝，待其父醒，重價購歸。公民鑑

意大利之細細利島內，有劇烈之火山，數百年前，噴火驟熾，黑煙蔽天，紅泥漲地，掩沒村落，不可勝數，厥狀甚慘。四圍人民負金寶狼狽爭逃，幸免者蓋寡。內有二少年，一負其父，一負其母，逃至一處，熱泥不流，綠草豐茂，竟得俱生。人人稱奇，咸謂彼蒼憐其孝心，予以生路，名其地曰敬神之野。此二少年，一名阿那庇斯，一名盎費諾，知有父母不知有身。一門兩孝子，中國亦不多覯，況歐

西乎？金鑑錄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在位時，常引鈴召羣僕不至，啟戶視之，見侍僕眠長椅上，其衣囊中微露書函。王徐取讀之，乃其母寄僕之書，內稱僕之孝，所得薪金無多，乃能悉數寄家，救母貧窶等語。王心嘉之，自取十金，潛與書函共納僕之衣囊，遂歸己室，連連引鈴。僕驚醒，入王室，探囊得金，大駭，面如土色，伏地謝罪曰：『不知何人欲陷我，而置金於我衣囊！』王曰：『汝無罪。即寄金於汝母，以我命爲汝母壽可也。』詩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普王有焉。金鑑錄

英國技匠某性嗜酒，不顧家。其長子多慕年十三四，能繼父業，所得工資，悉以奉母，一家幸免飢寒。父醉歸，他子避匿不敢近，多慕則柔聲怡色，奉養無違。一日，多慕在工場，頂石灰而升梯，足滑墮地，脛碎血如注，輿致其家，延醫縫其傷口。母泣涕不止。多慕忍痛言曰：『母勿悲！兒須臾即可復原。』從容談笑，以慰母心。後調理獲痊。彼失學貧兒而純孝如此，可見母子天性，西人初無少異也。金鑑錄

羅馬王屋大維，與安多尼國戰，勝之。檢點俘虜，內有老人，蓬首敝衣，乃羅

馬判事某人父也。判事見之，忘恥直前，抱持其父，泣涕漣漣，顧謂他判事曰：『我父於我國爲仇敵，我於君等爲同僚。父當被戮，我當膺賞。請以我故貸父之死。不然，我寧與父同死！』各判事聞之，莫不揮淚，以其事奏王，得蒙恩赦。愛父出於眞誠，是亦歐人之純孝天至者也。金鑑錄

歐洲某城，被圍於敵，城陷之日，生靈塗炭。內有兄弟二人，曾施恩於敵國之王。王特宥二人，令各以己力擔運財寶以去。二人遵命運寶出城，則兄之背有父，弟之背有母。萬目睽睽，歎爲眞孝。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其是之謂乎！金鑑錄

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利用此良知恆情以作育獎勸之，使保存而弗失。蓋知推愛親之心足以治天下也。何也？愛親與愛妻子不同。妻子人之所最私暱也，其愛也，出於私欲，無待獎勸。若夫愛親，則在孩提之時，初亦由哺養之私恩；洎乎年事稍長，智識漸開，則此顧念恩情之心，漸爲妻妾子女之愛聲色貨利之好所移，雖有昔年厚恩，不敵目前私愛。故報本反始，愼終追

遠，爲聖人所倡導稱美。蓋遠恩最爲人所易忘，而鮮有能重視之者；能常懷追報遠恩之心則其忠厚之情可見，而此非私欲重嗜慾濃之人所能有也。故天下多一報本追遠之人卽少一私欲重嗜慾濃之人，少私慾卽去亂本之道也。又愛親則兼具敬事之意，和氣愉色婉容常日習之，成爲第二天性，此卽變化氣質之道。故論語言：「其爲人也孝弟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卽此意也。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又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治於掌上，皆從習性氣質之轉移而言其效果者。古聖賢立敎，皆從事證經驗而出，不空爲理想之論者；如孝弟而好作亂未之有也之類，皆指事驗而言。前乎孔孟之時，史事可按者如此；後乎孔孟之時，其事證可按，仍如此也。今覽是書所紀歐美人孝行，益足以證我國古訓之眞確。而是數人者，如華盛頓林肯之流，且造福於一國，儀型於後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證以孔子之言，愼終追遠則民德歸厚，豈不信然歟？

兩女行（紀事詩一）

朱蓀

零陵龍翁，遷邵陽，力耕自給。無子。有二女，皆不字，勤操作以養父。父年七十，不覺其老且獨者，以二女子故也。

君不見零陵兩貞女，孝養純其藝稷黍？阿母生女不生男，隨父僑寓南山南。山中長物臼與杵，山中美蔭桑與苧，麥秀荷穮鋤，饟熟載筐筥。姊妹笑相攜，終鮮兄弟予與汝。何人憐女顏如玉，女生不羨黃金屋；但望年年豐菽粟，蓬髻承歡僾願足。譬彼鴻飛冥，羅者空仰矚。我聞零陵仙女啖仙桃，白日沖舉揖盧敖；女云神仙遊戲耳，不如將父老林皋。嗚呼錦衾角枕嗟獨處，詠雪畫眉皆綺語。君不見零陵兩貞女？

孝子行（紀事詩二）

查居廣

至元十九年，鄉寇大作。豐城廖孝子負母冒刃逃，得免。孝養終其身。翰林揭傒斯表其墓道，題曰有元純孝廖某之墓。

豐城昔在至元歲，寇賊紛紛亂如鬼。是時廖生抱母行，不死白刃天有情。固知至願天必感，母子全活見太平。廖生雖死猶未死，往往遺民言此事。有如

江革遭亂離，負母潛逃經險阻。情辭惻惻賊捨之，孝德還堪耀今古。嗚呼薄俗梟獍同，墓上請看純孝字！

王孝子詩（紀事詩三）

繆沅

孝子名原，文安人。其父當明季苦役重而逃，孝子尋父十餘年。一日，夢到一寺，當午，炊莎食之，以細肉爲湯和之。解者曰：『午正，南方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父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反抵輝縣夢覺寺，果得其父，迎以歸。

丁徭日繁重，閭戶多逃亡。文安王氏子，飄泊辭故鄉。棄我舊井竈，捨我舊耕桑。甘心離匹耦，各自東西翔。

故鄉不能歸，涕泣淚如雨。一燈何熒熒，健婦搘門戶。生兒在襁褓，日夜尙須乳。

兒生未十歲，兒志如成人。上堂問阿母：『兒有平生親。兒生不知父，兒不如鮮民！』阿母爲兒言：『汝父久埃塵，上天與入地，欲見愁無因。』孝子聞母言，含淚聲酸辛。

團欒復團欒，爲兒授家室。登堂見花燭，吞聲哭不得。兒生未識爺，何以安枕席？誓辭連理枝，永遠事行役。再

拜阿母旁，泣血涴顏色。出門何所之，惘惘別里門。長號感行路，天地爲之昏。日則望雲馳，夜則帶星奔。飛蓬冒天末，何處尋本根？行之大壑旁，僵臥荒祠外。精誠貫金石，魂魄交冥昧。開門揖老叟，夢中與神會。午食見指南，莎根未粗糲。當歸乃隱語，不聞附子膾。迤邐入東南，山澤形神枯。黃沙蝕顏面，瘡痍生肌膚。果然帶山下，夢覺逢精廬；佛香飄院落，有客蒼髯鬚。詢知舊鄉里，驚喜立坐隅。尋聲猶識得，精神相感孚；父子抱持哭，淚落千僧徒。殷勤勸還鄉，緇林戒行李。入門見老妻，毀顏已暮齒。新婦潔盤餐，爲翁具甘旨。至行格天地，和氣浹鄉里。高曾遺矩矱，子孫徧朱紫。至今道旁人，齊歌王孝子。

世人生兒如掌珍，心心常恐兒難育；不幸少時疾病亡，聲聲哭出親兒肉。畜生亦有母子情，
犬多護兒牛舐犢，雞爲守雛身不離，鱔因愛子身常鞠。物殺我子恨如何？我害他兒不怨毒！
世人夫婦願齊眉，綢繆無限情交篤；有時恩愛不到頭，最苦形單與影獨。鳥有雌雄迭相呼，
獸分牝牡羣相逐，雙魚比目必同游，孤雁分離必獨宿。人貪滋味美喉嚨，何苦拆開他眷屬？
畜生痛苦盡如人，只差有淚不能哭！試把他身比自身，何待閻君判直曲？

——慈道人詩——

至情錄後編終

介紹一本好書——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原名考萊，爲意大利亞米契斯所作兒童讀物。其書風行全世界，各國皆有譯本。數年前經夏丏尊君譯成中文，流行甚廣。書中隨處都是至情流露之文，故本書前編特採錄數章，曾得夏君之同意。讀者如欲進窺全豹，可購單行本讀之。斯書爲全世界有名之兒童文學作品，對於十齡以上之兒童，尤爲最好恩物也。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定價一元。

青年叢書之一 至情錄一冊

定價每冊大洋一角八分

編訂者 李圓淨

流通處 上海佛學書局 (一)閘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二)北火車站寶山路口

印刷處 國光印書局 新大沽路南成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蔣特生居士一百二十元印書功德基金會三十五元江一眞居士一百冊餘由佛學書局承印流通

如欲重印歡迎代辦